

藥

地

炮

莊

藥地炮莊總論中

墨歷山樵集

春浮行者蕭伯升孟叻駁

支道林曰天地
也。萬物之總名
也。莊子者世事
之名耳。看天地
不當作天地看
。亮明不當作亮
。亮明者曰你道
此老是放復是
。變神致。
客問不至之旨
於樂令應令直
以塵尾折頰几
曰至否客曰至
令又安塵尾曰
。皆至者那得去
。成若曰此禪
。有達磨前。
淨因謂善養虎

愁山老人曰。姚秦時。鳩摩羅什譯經。有生肇融。厥爲
徒。肇善老莊。遠公引莊破難。支公注莊。與人接機。故
世以莊子爲禪。圭峰以莊宗虛無自狀。僂屬外道。宗
鏡亦闢之。清涼疏攀巖。亦引老莊曰。取其文。不取其
意。有從余海上問及莊子者。因而歎曰。學佛而不通
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
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余故曰。不知春秋
不能經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崇禪不能出世。彼

曰小乘教者有
美也大乘始教
者空義也終教
者不有不空也
頓教者即有即
空也一乘圓教
者不有而有不
空而空也如我
一喝非惟入五
教百義百家一
動一靜悉皆能
入信是建化門
頭未至寶所須
知有千聖不傳
向上在善問如
何曰汝且向下
會取善問寶所
曰非汝境界善
望慈悲曰任從
汝漸覺終不為

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育之疾不少診病妙
投須善自他宗不可安孤陋昧同體也法華純談寔
相至妙法但云如是而已悟妙法者但云治世資生
皆順正法華嚴五地善能通達世間之學陰陽醫數
辭賦該練故能涉俗利生等覺大士現一切身而應
度之佛法世諦由人不悟道妙而自畫內外也老莊
婆羅門類也法華應現婆羅門身至於妙莊嚴二子
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漢者婆羅門法夫應爲現身何
又斥爲外道耶著與不著耳據其釋智淪虛則二乘
也出無佛世觀化則獨覺也所宗虛無自朕則外道

君暹且如慈山
致山天界判非
各別有通者五
古今無變異一
鳴爲若通。
石老曰一掌翻
覆亦兩頭恰向
上向下。葫蘆按
水而已。千聖不
傳。千聖不朕。知
者不問。疑則別
矣。
或曰禪以多一
何爲勝耶。曰未
到懸崖從何撒
手。不曾一歇從
何轉身。未折扭
至極。紋語。麻尚
無入處。豈有破
處。法界尚膜。還

也。觀其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則菩薩也。以
權論。正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實判之。蓋精脩入空
定者乎。當羣雄吞噬。舉世顛瞑。處士橫議。得孟氏起
而大闢之。又得莊子崛起。糠粃塵世。解脫物累。高風
興起。始不受刺筍柱杖。超世之量。濟世之功。均也。蓋
用功由靜定而入。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以一曲之見
而窺其大。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朕不知所歸趣。
宓乎驚怖不入矣。具無礙辯。遊戲廣大。真破執之前
矛乎。世人於彼尚不知。安能知佛法。又曰十界者。四
聖六凡也。五教者。小始終頓圓也。五乘者。人乘天乘

能說法界畢滅
之禪提擔樂遊
阿中書事不如
且去撥柴猶救
一半。

于以四轉文行
思信于不語怪
力龍神以此側
之當云于絕四
意必固我而今
多四母字何也
母者禁止之說
四母是大賢地
位老莊巧言四
母者也何知孔
子為絕其四母
者乎。三曰江
漢以灌之四母
也秋陽以暴之
所以去灌也絕

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也。佛則最上一乘矣。夫能聖
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總持人道為能。一
切無非佛法。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
礙。是名為佛。故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因人
愛慾而生。愛慾而死。由財色名食睡。起貪構鬪。以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賞罰。不足以
禁。適一己無厭之欲。結未來無量之苦。佛愍之曰。諸
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與民同患。
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吾人為佛弟子。與論佛法。則
儻侗顧預論教。則曰枝葉。四諦。則曰小乘。四禪八定。

河字也。心易曰倫物有恒志。心淡慎。未發而簡自中充。清心善巧。以無化有。以有化無。以不落化有。無以事。事化不落。應病予藥耳。若執影帶。尚為藥。寶印對末孝宗曰。老莊是佛。塗中小乘。豈聞以下人。益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雞羶。化火焚死。入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酒。可使為樞木心。

則曰外道。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為也。與言人道。則茫不知人倫之分。禮義之行。屬事面牆。幾如構昧。嗟乎。吾人不知何物。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為借資。豈知佛教出世。以離欲行為第一乎。以宗趣言。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據菩薩乘而說法。嚴於治身。老莊淡觀造化之原。情於忘我。但執世法者。涉因緣。執老莊者。墮自朕。華嚴地上。於塗灰事火。以棘投鍼。靡不現身其中。與作師長。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釋之。若以惟心惟識觀之。皆影帶也矣。吾體曰。初以世法。無常佛法有常。後以佛法無常。世法有常。六祖之言也。畢竟誰是影帶。誰說影帶者。誰

固可使為成矣。若夫乘人則不。狀度盡報生方。證等提正伊尹。所謂子天民之。先覺者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摧而納諸。溝中。帝大悅。迂。奔曰。聲聞以下。莊子服吾慙山。謂其精入空完。莊子服吾慙于。曰。錄之所止。攝。物而巳。中道成。君臣道合。是。登樂聞北丘。天倫者乎。是。入空定者。一。

耶。以過太未來消現在。則現在亦消矣。積一息成萬。古則一息歷狀。而萬古之過去未來皆現。在歷狀也。理無斷。故但有。雖。如人。不見物。而物原歷歷于。晦中也。首楞嚴三定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法華舍。權歸實。曰。是法在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時如何會耶。故曰。一不壞。二亦不壞。莊子曰。靈臺者可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心窮。心愈窮愈。倏忽。迅不停。幾。故謂如幻。而心所造之事。物。反。自。森。明。物中之。則。事中之。理。毫。不。亂。也。譬如目。眩。日。則。炫。以。水。映。之。則。日。之。五。色。可。辨。以。勿。股。測。表。影。則。日。輪。人。小。高。低。皆。準。人。聲。本。具。五。音。六。律。而。不。自知也。聖人。絃。之。而。明。因。以。信。吾。心。之。本。具。矣。實。混。關。而。不。變。者。可以。合。參。

鼓山永覺老人曰。老莊祖昔。一。無。是。未。能。超。無。也。厭。今。之。有。是。未。能。超。有。也。錄。是。除。此。股。體。絕。聖。智。以。修。混。池。之。術。皆。生。滅。法。雖。曰。無。為。其。真。無。為。也。止。離。人。而。

切爲泡電者乎
莊子遊世不歸
是戰國之遠矣
漢書者多遠
故欲觀賢智之
過歸于中包而
漢是日出多陰
則若且深林碑
病矣今之神性
托無非莊也將
以掃莊而自掃
耶水未有智緣
以僧行監嘗日
世法今成局方
矣莊子猶厭苦
湯也別陳承氣
湯也所謂空際
醫世病妙藥醫
空和者岐伯用
去滯黃其半而

入天未可以離天而入聖或曰莊非墮于無也曰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加矣非局于無而何且論性而必索之于未形未氣之先則必失之于已形已氣之後是偏認寂莫者爲性也或曰推極于先性體始見耳曰悟性者物卽是性何妨見于有物之後雖有物未始有物也迷性者性卽成物何能窮于無物之先雖無物是亦物也智者卽影以議鏡議鏡則不論影之有無矣迷者執影以爲鏡或聞影之非鏡也則執無影以爲鏡或聞無影之亦非鏡也則更執無影之前以爲鏡若是可以得鏡乎夫三界惟心萬法

止謂其飲食而已。此中虛所以歎知味也。虛舟曰凡一切學先苦法不後苦法不化人無勢便徒執或濫用安能善耶。不見輪扁曰斲輪甘苦。父不能傳之子。

馬培原曰。杖人無一不是。割語活機無一不是。

惟識謂天地生于無極。謂一氣生于空界。遂執此空以爲萬化之根源。一真之寔性。殊不知此空從前壞劫而成。是有生也。天地生後。遂失其空。是有滅也。夫此一氣。非生于空也。乃從無始劫來。生生不息。闔闢不窮者也。學人于此。遂其生生之本。則三界萬法。塞非他物。今古可以一貫。有無可以不二矣。或問庚桑子篇是禪。狀乎。曰。宋儒之禪也。夫道超有無。離于四句。則虛無者非道也。乃其境也。彼欲習虛無以合于道。而虛無翻爲窠臼矣。道無有自。云何有狀。隨緣而狀。狀而非自。則言自狀者。非道也。乃其機也。彼欲習

痛心辨此尤于
君臣主官則聖
學王道處加意
發明使天下無
此名教則不成
天下古今無此
宗焉則不成古
今矣詩云吾
人性所全用合
有歸下其存萬
世思惟一知己
地是例宗旨之
妙術焉孤故孤
我

自朕以合于道。而自朕翻為桎梏矣。此莊生所以為
外學也。道不以有心取。不以無心合。要在圓悟一心。
悟此一心。則主宰在神機之先。不必言順其自朕也。
運川在有無之表。不必言返于虛無也。聰無不聞。而
非駢于聰也。明無不照。而非枝于明也。智無不知。而
非傷于鑿也。聖無不通。而非滯于藝也。意局局朕守。
其昏默。一以是終云乎哉。野同龜辨曰有體之體
有主範僕之體有無體之體

至體設喻難于恰肖彼錯認者不少矣鏡以充明為
體以照為用以用鏡言則有鏡鏡索鏡藏鏡之用而
照物之用乃其事也凡物之相本曰極對有則曰無
極故指其不落有無之所以朕者曰太極混同一無
而所以朕之理在其中焉急口難明何妨論理因
事論時位而顯因心而知其實心與理來知則能用

李楚白曰內聖
外玉先佛後祖
經活縱橫隨處
妙此你道杖入
真骨盤托在甚
麼處

毛燼尊素曰清淨澆身異塵運那。是爲十方泰界之主。中主矣。如何。此虛尚有。融。添。身。更有。父。杖。人。作。盤。今。若。十。哈。所。謂。添。身。向。上。事。乎。拈。起。也。擲。三。教。于。波。斯。海。外。放。下。也。集。十。聖。于。雲。神。堆。頭。諸。方。豎。拂。拈。起。到。者。裏。作。肩。欽。手。向。來。銅。頭。缺。額。檢。若。茶。吐。氣。翻。身。肯。牛。會。出。紫。氣。關。空。存。亥。牝。尼。丘。父。麻。木。鐸。口。活。似。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此句總也。聖人與民。明其善用而已。或是本派。證者自知。

夢筆杖人曰。莊周隱戰國。辭楚相。憤功利而別啓救之。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者也。世儒拘膠。不能知天立宗。諸治方術者。離跂尊知。多得一察。以自爲方。終身不反。乃慨狀撫心曰。惡乎可。又惡可使若人終不知道德性天之宗乎。夫如是也。又何所藉之以自明吾之所存。自行吾之所主乎。於是仍借羲皇堯舜孔顏與老聃許由壺列楊墨惠施諸子。互相立論。而神化之。其中有主有賓。有權有實。至于縱橫殺活。隱顯正奇。放肆詭誕。嘻笑怒罵。直指天眞。曲示密意。其爲後

通文外致刻
外之知音賢格
性空之物無出
離其法界龍女
寶其寶珠奪軒
韓皇帝之神符
坐都迎觀音之
命在強則爲添
求人應禱有符
究竟諸公提
刀入輪長極會
難矣愚者曰道
是爾爾本個裝
磨芥直須切碎
不律打點頂門
方可說
石路在會曰天
遠紅性通出世
問添也人透即

出人心之天。豈可以常情臆見。領畧之耶。內七篇已
裕狀矣。究不外于慎獨致中和。而與人物冥聲臭。歸
大宗師于孔顏。歸應帝王于堯舜也。世人不知。以爲
詆毀聖人。孰知稱贊堯舜孔顏。無有尙于莊生者乎。
天下沉濁。不可莊語。爲此無端崖以移之。使天下疑
惟以自得之。莊真有大不得已者。莊且自言矣。執淺
者。拘述者。宜其未達也。偷心未滅。吾亦不顧其襲達
也。大道若辱。正言若反。六經。正告也。莊子。奇兵也。惟
統奇正者。乃能知之。乃善用之。或謂莊子別行于六
經之外。余謂莊子寒補六經而後行。使天下無六經。則

卷之三

六

七

君臣父子世間
恣也人遺從天
道生故曰嗜欲
淡而天機遠天
道常無人道常
有三皇五帝相
傳不立文字謂
之道統後王則
尚霸矣春秋時
得孔子結之以
人道合天定
六經禮樂為萬
世則下世人心
益變即六經禮
樂亦虛為腐庸
矣莊子于是明
佛偶觀抑揚此
迷良工苦心世
以學道為難過
出於下世以學

莊子不作此書。作六經矣。噫。吾於是獨惜莊子未見吾宗。又獨奇莊子絕似吾宗。

托孤說曰。成簡易。立孤難。立孤者必先忘身避讐。使彼無隙肆害。乃能轉徙淡渺。托可倚之家。易其名。變其狀。以扶植之成人。狀後乃可復其宗而昌大其後。予讀莊子。乃淡知為儒宗別傳。夫既為儒宗矣。何為而欲別傳之乎。淡痛戰國各相功利之習。竊道術以殺奪。仁義裂于楊墨。無為墜于田彭。即有一二真儒。亦未淡究性命之極。實才識而復其初。遂使後世不復有窳神知化之事。而天下昏昏不能安性命之情。

道為欺世盜名之具矣必得無師智之上根乃能變通而不化也莊善繼老而變通者也孔子善繼聖帝而變通者也五宗繼佛祖而變通者也善讀莊者又當變而通之可夫開口也大奇持丈六金鼎作一箇神鼎又點著又不點著是活句不是死句是圓于內意卻向圓于外說紙要明得大本心外無處不悉

則所學皆濫迹耳。此滴血之正脈。孤而不存。莊生于是有托孤之懼矣。莊生孤哉。二千季知者固少。實音不絕。未有謂其為孤。又孰能親正其為真孤哉。予笑曰。萬世之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且莫遇之。誠危其孤而快其遇耳。豈惟莊生危之。孔子思託寄于狂狷。蓋不啻危之矣。卽顏子不歿。猶危其孤。况并顏子歿矣。喪予之慟。萬世猶當共悲痛而思其故。雖聖聖不乏守道之賢。而殫其繼。扶其微。精義入神。合乎大道。合乎大方。恐難其人。予何敢與大聖。幸今已知其解。故快其遇而轉危其孤。願與萬世共認此嫡脈也。

不尤各安生男
苟不在此物作
歷歷但有是非
人我而已生作
歷歷嗜慾狀生
而巳人間作廢
世名利奔走而
已德符作廢克
宗師作廢大巧
王作廢應說詐
殘刻而已如庸
醫以神方得效
自命峻殺殺人
可勝計耶曲景
狀兒孫滿天下
夫其道真恣不
知安在杖人拈
出真孤亦自道

夫論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密。性命之中和。位育之
自狀。孰要有過于莊生者乎。予之表系。不得不亟推
之。正懼儒者之心印太孤也。日向以老莊竝稱。莊譏
諸聖。獨于老無間言。稱爲吾師。非老聃之真嗣乎。曰
此托孤之神也。孔子嘗問禮于老聃。亦嘗屢稱曰吾
聞諸老聃。則孔老通家也。莊子目空萬古。捨老不托。
要欲托誰以自全。此寓言乎。夫既謂之寓。則相。而
非真也。豈可忘其真出處哉。使天下萬世無人知莊
子爲堯孔真孤。而以嗣所托之老聃。亦復何愧。狀此
一。副真骨血之爲大宗師。應帝王者。又何所歸焉。或

魯子假得經
德如費瑋明珠
可借無人為
擊碎余曾有
曰一二二一性
分張九氣三蛇
也自往執者
龍乾未得莊內
胡蝶廢商量
晦山曰新象昔
見石籍發墨點
御雷下月卷
學者海運種德
何如讀此一過
勝買百端神鞋

曰何不并老而歸儒乎。曰老未嘗言及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何必爲堯孔之嗣。五千言渾雄簡樸。真無爲自朕之宗。莊子取之。朕闡揚內聖外王。曲盡天人一貫。其縱橫抑揚。奇崛痛快。能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而歸于中和。處卽老子。亦有所未逮也。旣已正其真。孤矣。仍稱老莊何破乎。如儒佛原不同教。而道本妙叶。亦可同稱。圓機之上。分合皆可。吾嘗曰道若不同。則不相爲謀矣。是聖人以道大同于天下。使天下之不同者。皆相謀于大同之道。必不使異端之終爲異端也。卽有謂予借莊子自托孤與自正孤。予又何辭。

程青漢曰
開文字受校
少大論教多
大都彼此老

邊讓得石溪齋
 莊子形齒來意
 去說道理無不
 可也不則走程
 矣。
 陶淵曰盡萬劫
 是一箇樣向何
 處走正為弄成
 禍胎裝面高危
 淫鳴的樣去只
 求一個走出者
 我便禮拜。

陳涉江日一切一切一切即一。襲此月語。今比比矣。
 維能于一切中吹毛烹鱗。叶五韻三。重較其破而切
 脉如神使人潛者潛躍者躍啼者啼笑者笑有如杖
 人者養雷倒履法而踐迹者不肯演卷終縛生疾孤
 個大易之深精精微出顯而執總者不悟差踴不肯
 漏茶。似負一定之法住法位。童少必迷。屢俸。傳說必
 開幣竊。徒勞生疾。外馳。鬪狠。無當于中和。亦可悲矣。
 傳覆代。錯雙。狂孤。舍身于刀兵水火。求真性命人。
 傳與宗。氣為。世燒不自欺之火。有真不容己者。三
 卷。阿。以未發之獨為主。以戒俱為後。有不負貧病
 發也。誰傳之手。易潛。湊于二元。二用。精一其習。坎出
 勝之心。宜而乘風。雷以出。而化文明。一針既正。滿盤
 任用。說易。未有切要如此者。誰繼之乎。孟莊。屈同時。
 所。獨人之惟危。莊。天。之惟微。孟。合。天人。危。微。而以
 一。供。獨。為。世。有不負此三。會。宗。而。得。無。上。者。乎。天
 地。無。古。今。人。心。生。治。亂。不。實。痛。聲。疾。呼。有。醜。者。乎。杖
 人。謂。以。詩。詞。博。山。東。苑。元。添。眼。之。因。緣。定。是。乘。風。願
 力。得。無。聊
 習者也。

世曰大明荒百
編則忽遺一毫

中之秋原野有
信者既不能成

盡偷心觀見淺
仁之具全則又

安能過錄中節
乎全樹之全仁

哉一毫曰大易
以對待流行而

衍之筆嚴以通
融行布而衍之

一以與緩率一
以補于法解傳

曰神無方隱不
越青山曰類不

身是不得生感
無生滅智者不

待說者肯同參
有何特節

黃林合錄

黃林學者左貌錄

或問易與莊禪分合可得開乎。平公曰。萬古攝于一
息。八絃攝于一毫。此燧之取火也。而一息之攝宙。一
毫之攝宇。皆共圖書之秩序變化。為人敢于驕妬鄙
吝之我。豈能親見。生後之習氣。日熾萬法之隨動繁
然。自非畫前畫後。剝爛復反。安能神明會通耶。平心
乃能精一。折攝乃能淡卷。倘信不及。不妨以疑疑之。
李伯紀曰。大易筆嚴和盤一本。當處歷然分別。當處
寂然無分別也。楞伽偈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
初生卽有廢。不爲愚者說。老子曰。三生萬物變化無

樂地也

道豈善性性致
善道善性性致
非三作一信得
及否五問中庸
一言盡則首三
句有遺者耶後
云自誠明謂之
性自明誠謂之
教第一句天命
竟不挽起矣此
處何不起教
宗疑曰一外無
多矣好無一古
德曰多處添字
于少處減字于
此又一別謂耶
黃林曰兩日當
風收百穀樂節
似教字元聲
西開行布森森

察萬物皆作。吾以觀其復。莊子曰：萬物皆種也。以不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而為天
地。播五行于四時。是三層耶。一物耶。伏羲止畫方圓
圖。不標太極也。箕衍禹之皇極。孔子乃登太極于兩
儀上。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
又曰：惟幾惟淡。惟神。莫將中庸天命之性。作三句耶。
中庸首標三謂足矣。又曰：可一言盡何耶。或言三極。
或以極與無極相奪相泯而太之。果有此圖。無此圖。
曾參之乎。黃元公曰：凡有定體。不能變為諸體。易無
體。故變變不窮。六十四卦變為四千九十六。始卒若

教必正名立字
必以然處本自
忘言。其如河洛
卦氣無時言文
字而萬物萬理
在其中。士夫尚
信不及。何况于
一芥一塵舉出
秩序變化耶。何
况舉提表前一
句。何况舉倒表
前一句耶。自非
分卻名字。大未
一風。微此良難
至。問微後如何
曰。東南西北。
无咎。曰。世教期
及人。始定欲成
神。若悟惟心。登
有神人。趨趨之

環重重無盡。而一卦有一卦之義。一爻有一爻之義。不禱不亂。各循其方。與華嚴法界符合至矣哉。

或曰。佛於人倫政事。何畧耶。曰。天竺外明。爲治世資。生象。鼓聲明之學。內明。則身心性命之理也。憫人世貪欲爲生。死。故說離欲出苦之藥。法華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任。原不壞。倫物物也。內外本合。有時分言。以專而後通耳。如莊子者。亦以中庸有物有則之事。人所熟稱。而無聲無臭之神。人所未寤。蓋偏言內明者也。若執名字不能會通。則伏羲於倫物理事。亦太畧矣。文周孔子不破天荒耶。周子節子不破天

三十七
見義天曰
山苦行豈非
進者不知非
捨低成得個
惡執者可見
不自欺尤為
遂正眼也或
兩手或垂一
別調也
五種中道花
聖然公既從
及以語爲了
將謂生一身
而履三爲快
特謂速得世
便爲各家耶
言五備亦子
始教言此詞

荒耶異域尚鬼十仙之上。乃有八定。佛於此彈偏而
張大乘焉。雖分五教。五乘。十界。而實則一心。總持人
道爲能也。聖人各因其地。因其時。舉而表之。皆本具
者。孔子遇迦文。必移猶龍之歎。迦文入中土。必通肩
孔之書。但因才因俗。各極其致。時位所宜。各通其變。
既悟遇緣。卽宗之大乘。何礙二乘之清涼藥耶。既悟
一多相貫之心學。何礙治事之米鹽簿耶。莊子之青
堯許同一藐姑。然堯既治世。許亦不妨挂瓢。苟毋自
欺。隨分皆至足也。佛法不限定爲乞士。而專門所以
煉藥也。羅什答遠公曰。五備者。福也。戒也。博聞也。辯

東面西面其結
而終之頗見宗
門相似蓋遺造
走今配笑倒激
難堂有了日耶
西院召從流滿
舉重院日錯滿
進步院日錯滿
遠前院日是上
座錯西院錯日
從清錯院日錯
錯杖日錯趙州
石橋是略竹錯
右軍鶴非支道
鶴若問上座何
似西院錯便道
春至花開秋來
蕭蕭

半端是問金山
觀日成後心體

談沙地也

才也。漢智也。仁者備之善弘其事。遠公引莊子連類
曉客難寔相之惑。故安公令慧遠不廢外書。遠公曰。
如來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
兼受也。莊至于首流爲締達。佛乘既入。兩家互取。世
說曰。沙門求于教。不得爲高士。此王與支之激難也。
永嘉曰。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非正對此
莊耶。一卷曰。謂之高士。謂之至人。謂之大人。有別無
別耶。夫佛在菩薩中。捨身明法。以轉風力者。是東于
教。不東于教耶。草莽其根。版忠于道。是東于教。不東
于教耶。商英曰。生處兩明鬼神。易言之矣。莊于發揮

何所觀曰未知
生焉知哉李曰
生則某已知之
觀曰生從何來
李曰推觀推其
病曰更擬思量
甚麼李曰會也
曰如何會曰祇
知會者不覺體
通笑曰既會了
還有世出世否
衛禮既過而因
小計混同撥行
禪用小乘假為
正以迥別顯勝
異文元曰說禪
之家名為起諍
公武曰止有一
儀又復何言淨

朝聞夕可。取痛快耳。佛始盡眾生之變。而明其不生
不滅之神。大慧與張太尉曰。佛不壞世間相。而談實
相寶藏論曰。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
異其位。又何嘗只談空寂。如俗謂老子說長生。正如
硬差排佛談空寂之說。無異戀着皮袋。聞人說空。便
生怕怖。愚謂三教雖異。而道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
義。殊難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蓮池嘗
言佛道人倫兼盡。其答王忠銘曰。喜怒哀樂之水。發
靜時中也。發而皆中節。動時中也。故曰隨時中也。使
有定體。終無發時。則偏於枯寂。云何名中中也者。非

山曰不妨玉識
相生起飲食終

學大小淺

衷中即謂道也

一知所悟愚曰

智知一無所悟

之大悟乎藏一

曰道池開無上

眼而行聲聞行

卻能忍俊及此

是根人也愚曰

道池正是忍俊

不察白哥曰初

憤世淡之獎求

道太高後憤狂

禪之獎而藏道

于思亦是將錯

就錯耳愚曰皆

知將錯就錯以

救錯之苦心大

論語卷之二十一

七

動非靜常動常靜不可思議之極致也首云天命之
謂性未發故屬天不屬人其曰性者中也不妨隨時
發為率性之道修通之教末云上天之城無聲無臭
至矣至者中也而不妨隨時發為三德五道九經此
中三教至理無不貫徹今欲即儒即釋即俗即真只
須向這裏具一隻眼其答張心虞曰楞嚴非老莊所
可並論濂洛所未及道非艮卦所盡也又曰經世大
學足矣言太高濶則諸法不成安立出世自應窮高
極濶乃能解脫圓機之士分合皆可否則執分固非
強合更病抱一語曰莊子由外天下外物外生而朝

顯元表裏。序安日小學大。學安秩樂素術。序強立方能行。藏惠游佛令持。或聽教然後參。禪究竟之無聞。無慧尾日人卡。空履高心滿山。所掉但舉本來。直下便了若言。保任須盡今時。莊子曰語道而。非其序者安知。道又曰極物而。止物序森森自。然差別不見道。涅槃心易曉。別智難窮宗鏡。曰令人備文選。

徹見獨無古今。乃入於不滅不生。何故如許階級費力耶。疑始無始。推倒三層未始有。則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滅。尼山答于路。只曰未知生焉知滅。不更直截耶。凡言生滅者二也。不生不滅者一也。然不生不滅之一。即在生。生滅之二。中止爲因。循汨沒。直須層層剝剝。親過莊子疑始無始之關。知言鑿曰。君子了生滅。以盡人道。不覓人道。以超生滅。涉江曰。生滅疑城也。疑至不疑。則微危精一過關。而知命造命矣。故常隨生滅無生滅。而卽以生滅煉天下之生滅。豈徒坐無事窟耶。

非之詞。全昧。悉
列之智。斯途。成
悉。性不自在。硬
作至果。早是煩
惱。形骸氣力。何
不一消。
楞嚴起。越世出
世。得二林。勝。何
不日得一。味。勝。
大藥。註曰。一切
法皆佛。悉。若言
我異。湯異。即魔
弟子。又曰。須著
自宗。他宗。揀邪
辨異。不與無別
相。運斯。知所詰
否。何期。自性。本
自清淨。離相。中
顯。聖骨。印。何期
自性。本自。中。顯

虛舟子曰。枉淩無所不包。而意偏重于忘世。甚宗。洪
所不攝。而言偏重于出世。聖道統天御天。百物不廢。
而語不離于經世。世儒言公受用多。陳體用兼備之日。
用二氏言自受用。嘗指無體無用之至體。或以夜道
晝夜。或以晝通晝夜。此其弊也。言恬淡自然者。不廢
因慮。言清淨無爲者。應無所任而生其心。歸寔于治
世資生。一乘不悖。通人一心會之。何不可化。合時中
者乎。特彼自相推倒。疑憤。煉人自得。層層翻剝。而後
消其翻剝。東流神道設教。借小乘之假。安得不護。
世士何能識之。上根者少。任其分門攻玉。可耳。慈于

卷之四
七

性夫下體風。而
家別區。說種種風
謂。任。處。夫。無。所
用。其。巧。道。全。作
。體。亦。是。酒。埽。
。謝。崇。熙。曰。道。與
俗。及。國。權。以。憑。
。權。無。是。假。首。在
。非。假。智。雖。是。真。
。詐。為。非。真。非。真。
。不。得。真。本。在。于
。捨。物。亦。假。不。迷
。假。物。則。及。本。
。矣。口。相。曰。病。日
。而。性。藥。多。不。效。
。神。醫。診。之。驚。曰。
。左。足。上。當。生。龜。
。龜。發。必。危。其。人。
。望。龜。醫。曰。鮮。不。
。玉。水。置。左。足。而。

由鈞州注老子。語道全曰。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
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
佛法歟。疾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
知道則俗儒也。居山水食。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
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
恣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而蘇子由古史云。
子夏教人。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于道。使其來
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農夫之殖艸木。
別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
咸得其性。而農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闕遠。

觀之如此可純
矣其人徒之而
月食也口是行
管仲曰我嬰兒
謂之文責之不
止乎蓋地日何
以覆吾兒兒說
乃我宋文藝繁
以冬秋而齊王
卷言次致手也
而領必實何謂
非禮可耶我直
權者樂之則惟
後至則音用之
看破曉強精神
成真將效時病
空論
得飛日即作節
氣正却非樂而
又曰是西非觀

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雖禮樂政
刑有所不屑矣。而况酒掃等事乎。故者未必知而學
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
子夏所謂誣也。東坡云。問客曰。謂問甜曰。不知也。無
吾人聞之。愈不知也。而聽此以言實。後之言者。相承
以爲實。歟。而實皆不知以相欺也。往往匿形以備變。
設極以待敵。有意則推墮。澆洋不可知之中。如是而
已矣。張魯以符水教病人。曰。飲此則愈。不得言不愈。
若言不愈。則終身病矣。其效榜傳曰。若出新意。而素
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務從

又曰第一切便
即一切法皆性
其中道理又曰
以先習迷心而
自作息入妄語
成則今之未證
謂彼作圖聯合
以名家者何以
教之耶生處無
能老生化習銷
心不特新舊古
從云明德則暗
其明用則暗德
發則則製暗五
派而互在過此
隔瓦正好發茶
沈盤
黃元公曰有是
無學有眼無是
竹隔病也既曰

謂便得一何一鶴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爭談禪
悅高者爲名卑者爲利餘波水流無所不至而佛法
微矣。碎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
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輒應懸斷生或則與知經學古
者不可同日語矣。世見其一日之功或提于古人因
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李端叔曰是非邪正亦
可移于好惡。至黑白曲直不得而移也。乃有以曲爲
直以白爲黑者。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非
虛舟于欵曰不惑者幾人哉。惟以易爲鏡以莊接機
則方內方外可通而亦各安其分矣。

脫體懸依又曰
依法而住既曰
歸無所得又曰
止一事定皆達
此非總為之明
易為之由書大
第一句處皆是
三律依位而立
更復何用安排
莊子曰風為物
而過不議重為
任而單不教武
容力可以應流
之而春相適而
長其利而天下
論此系統而天
如則曰其起宗
以方見釋達達
總無地可容鉄

石塘子曰經世詳于事物卽用以為泚心之薪火出
世巧于消心故嘗設此繫解之項鈴聖人何嘗不爲
我但以公受用爲自受用何嘗不兼愛卽即差等爲
平等寧濟語曰大人以天下萬世爲心故無其身大
人以天下萬世爲身故無其心公則無私私亦是公
利貞者性情也節情率性則挈矩卽是平端適情養
性則好學卽是和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神明茂者
性其情矣紫柏曰以四大觀身有身用而無身相所
謂無身有事之變趨也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
執所謂因物付物之本空也法外無心卽是心外無

羅子了百卷志
李金剛王未歸

曾臣在

芝類曰：亞父意

發豈為羽不用

其言氣道為白

己失節一後之

不堪月轉從漢

耳何如安期生

不受項羽封耶

雲門隱曰：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

亦細喇喉何處

出氣，我者多

兩其者少，愚者

可破。

然而法位之秩，片物則之差別，其可茫然混用乎？心
本無體，神自無方，何更空勞穿鑿乎？銷鑄成金，必資
知識，比量盡時，乃享現量，安得絕懸發顯，與定綱宗。
吳亞侯曰：仙定出世之灰，法也。莊禪出世之圓機也。
長沙岑曰：佛是三聖之體，三聖是佛之用，固已明矣。
離一切而見體，卽一切而得用也。別傳權立頓宗，奪
下情見，究歸圓常，由中道行止，為披馬難誦，加諸毒
苦，方乃降服，故專門設方便耳。有知莊自破莊，禪自
破禪者乎？人知莊為佛之破鏡，前未嘗知莊為雲門
悟佛之先幾乎。

心曰：「此則一
笑者，其笑者，其
上曰：有笑者，其
道者曰：一則其
人雖執，亦打點
爲先者。一則其
持板漢，其巧者
此一機，其巧者
世間人眼，其滿
得誰過，其巧者
各用所長，其巧
不自知，其巧者
眼用，其巧者，其
機，其巧者，其
既云，其巧者，其
無得，其巧者，其
而得，其巧者，其

錢緒山曰：王子龍揚悟後，每談二氏津冲，蓋將似前
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幸已經變獨信良知
百家異術，無不具足。師在越時，有用功懇切，沈傳見
醇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于烈焰之
中，一擊盡碎，纖芥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于此
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辟之川集對症，雖硝
黃立効，若不對症，未有不藥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
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
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

沈長卿曰：聖門有修後之悟，不惑知天命，從能立而

大德焉。宋管
朱子標榜第一
百道無大小精
微何嘗不即粗
鄙精微借玄者
諒即中節以疑
人耳。持乎正位
則中而覺。將乎
散位則遊。棲社
何嘗不中節耶。
映香是何人。
所以下節所以
予。則源頭與見
在。不得贊。現若
論定事之精。位
不同。則倫。真現
量。即成。白。謝。謝
謂曰。不知甲子
之民。照。則。五。行。
亦。為。民。膏。話。得。

進者也。猶禪以智為上首也。知行序進。是下一層。猶
教家之漸修也。至于即盡即精。即上即下。合不容分。
往往借玄以影響自適矣。莊子散人。則語不犯正位。
羅念菴謂龍溪口。本體工夫。固當合一。源頭與見在。
終難盡同。若識得者。愈加着到。愈無執着。愈加照管。
愈無掛帶。兄今言出。便為輕重。人品工力不等。未可
盡以解縛語。增它人之縱肆也。但曰知無不良。不可
少有加下良之外。說似精義。然幾微倏忽。便落見解。
其不良者。果孰為之。動曰破除毀譽。不為小廉曲謹。
絕不問破除體識。而求動心忍性之資。則來學之溺。

看矣笑翁曰想
有看本何疑公
味中研從來欺
不得能生挑數
鼓三過
白首以月木爲
中爲之受幾者
所宜勤而休
體我誠懇而
口心不見心也
危哉得者不
同矣曰逐本逐
源事亦若水來
年於逐逐家萬
一希時時更
逐逐曰逐則不
無非則不訖
其說先生元標

續繼往之業而又力恕人言。強顏蹈可疑之迹。而望
豪傑之不我疑。猶羣飲而禁人飲也。陽明子爲聖學
有煅煉未久而許可太早者。今公等不能究竟以求
先生之所未至。尚何譏哉。龍溪髮歿起曰。惠我至矣。
其三論論二氏之異同。大人取其長而遺其短可也。
葉樹聲曰。陽明直捷。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
于講良知。而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各理界中。如禪家
以無言遺言。欲掃窠臼。而後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
雨航禱錄曰。子靜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窮理。而
其徒泥章句。學者之失也。令相下。不益哉。四教六藝。

曰如何是誠不
搖次不折古今
不動的若言關
具但自勤所謂
無君無父之實
方先生大鎮曰
洛蜀相爭我見
為然耳周謂無
欲程謂大公卷
無我也楊先生
東門曰有教無
類則門戶不立
說曰問同異者
請意者類
吳公問鄭公與
無念禪師聲相
故挑之玉不知
其理擊打本卷
公以真定明故
甘露過于北方

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者達次者立此萬世不易也
王文成之卽心卽性卽心卽經本爲支離針砭殊末
流虛而失實糟粕其經脫畧于教矣

鄒忠介公與吳觀我公曰吾輩學惟光天化日匹夫
匹類可也。不是闢奇逞異。其東方本卷公曰。惟翁行
方學粹。不佞得之耳。剽者久。頃荷翰教。儼然遮洛家
訟。竊爲浣服。昔先輩執名象而拘器數。有洞徹道源
者。一爲點破。蓋閱其勞而罔功。今道體既明。末學未
嘗致力。一旦以小聰明。攪和冒認。其賊吾道不淺。宜
翁之有同心也。何善山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務縱

同覺不覺通身

汗下左鏡記

鹿湖潛夫子曰

賢智求于無過

之外而奇病生

矣疾奇在天地

空能禁奇于少

與庸俗所于聖

人故以囑係又

因而化之故曰

致悟于學蓋奇

于龍天無先後

即處是中也為

世野兩龍其兩

志宜先石火然

通風

范景文西湖詩

口湖量多小益

觀者半在斷悟

其情緣情起。濶不識本心。二者皆病。信所謂識本心

者。即程伯子之所訓識仁。薛河東以復性為宗。後儒

以見性為宗。要之。惟在復禮。萬物皆已。惟在知仁。萬

念皆融。而為言語者。卒至籊籊撒。大防遺。但曰不慮

而知者。良知也。業已蔽矣。慮也者。所以復其不慮之

知也。但曰不學而能者。良能也。業已失矣。學也者。所

以復其不學之能也。荷薪義曰。慮而後能得。所以享

其不慮之知也。學而不厭。所以享其不學之能也。

陳錫玄經言枝指曰。纂以循本。筵以集流。釋以合軌

樞。以知人。攷以博物。總之不薄宋人而荒穰其大經

朝雨。則。要。運。春。風。看。歌。費。幾。人。替。朕。到。青。山。黃。林。曰。正。卿。未。定。隨。境。波。靡。漫。造。不。敢。何。妨。造。能。趙。亦。曰。正。人。說。邪。法。則。邪。法。亦。正。人。曰。得。三。世。諸。佛。來。供。養。六。道。教。生。式。歌。且。舞。讓。人。看。眼。邪。止。仲。曰。層。巒。急。瀾。之。言。但。寫。孤。往。不。與。世。相。殊。投。憑。曰。尚。不。遠。此。何。知。代。錯。動。家。顯。赫。止。讓。一。個。剛。人。

不險宋人而剛。四週九達之達。用以推明孔子之道。趙孟靜復王敬所曰。欲別爲嘗。朱白諸子。以繼邵魯。縉紳之論。此因莊子天下篇見古人大體而廣之也。莊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弊。其徒不知此意。但欲推尊。不復更加研究。黨同伐異。不免矣。陳公甫曰。宋儒太嚴。適成其陋。且陳兩造。中道自顯。陶敬菴取理出新。不爲前人所掩。學陽明而不辨說。得神淡而一秉鐸于孔氏。莊子所謂精而相天者乎。休翁曰。讀六經後。徹莊透宗。再讀六經。卽非向之六經矣。妙在怒笑之餘。別路旁道。乃享中和之味。

臣之曰攝三靈
之聖王則三界
之帝王曰入就
元其更何有將
步現教有權實
固一生之特位
亦多生之願力
有吾道之中將
有運世之中將
孔子任文統不
任道統者臣道
不若師道而後
厲有辨統之權
心立統之動心
故與費院亦他
山也定於曰中
土至儒客釋其
以師器是道也
山得究竟之一
實更直捷也

管東溟閱華嚴世主妙嚴品。頓悟周易乾元統天用
九無首之旨。大概理則互融。教必不濫。或庸德庸言
隨順衆生以示同。或特智特勇首出庶物以示異。特
而潛則韜光以磨性。極舉朝野而莫識其成音。時而
亢則違衆以冒譏。嫌通古今而難白其心事。位在則
閱實而彰權。又或不純任夫權。而以實終之。道存則
廢權以明實。又或不純顯其實。而以權參之。應濁世
之機緣。則大聖或修偏行而迷心者。反莪以胡廣之
中。庸當逆行之變局。則至仁徑發殺機而執見者。將
責以宋襄之仁。義孔子無可無不可。師老聃而友原

辨宮室安得不
導而乃以循
抑孟子以下耶
李見程尊孟正
為東漢抑孟耳
高顯住復誰歎
駭孤有舉一語
暗藏包決
石公與東漢曰
見若定圓見必
不淡教若定方
較心不神夫見
細教教即見非
二物也嘗知所
詰否
廷陵曰朱子演
明別傳曰顧盼
拈心性皆言起
有無達磨盡翻
巢曰比義學為

壞何損于聖而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教在素位而
行粹然不可雜也此祖述之所在也我聖祖攬二氏
以通儒而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
老與其相參而不相濫此憲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
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見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朱儒
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于事事無礙
以通並育並行之概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
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及於法法不濫
以持不害不悖之節知至至之知大始也知終終之
見天則也聖學不達於知命從心則至之之果未結

高致阻今學佛
不微他上夫說
遠不微此下人
只虛對喚地非
覺世眼陸六
祖曰六例談各
理而不達心難
故達心道指而
佛佛亦關心宗
四則曰宗本經
有紫微而日用
無願故本于扶
教勸學蓋通宗
通達行起解絕
者也許山遠曰
聖人成佛後必
高登虛判道無
生或以爲阿瓦
論經取以爲和
聖引教不知哉

不達於大明終始則終之之果未結。唐宋以來入王
出私皆於乾无性。游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
案。兩政之。晦翁晚悟因地。豈後於五宗。程朱殆修道
位中人。末乃歸根耳。以孔眼合佛眼。而卷照之。則一
切河佛罵祖。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非行未起。解未
絕。新發意之衆生。而絕臣碩士。具大人相。迨出凡流
者。卽不參禪。不講學。安知非行起。解絕之。大士也。單
論大事因緣。則綱常且緩。而當下所植忠孝因緣。纔
起一毫。躲閃。則人生之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
其在今日。必不以大慧中峰之見地。易程子之修持。

取法於聖人說
以事親故離主
乎乾坤早已送
歸太極矣汾陽
以程說送龍潭
出三門送泗全
體分付愚者只
不如知折
專學極下者費
男九而趙括以
父書取敗病在
振爾爾方與兵
方為弱而不恒
大國藏方即方
是制之中道也
是聖人平等則
欲好學為痴狂
尊現成錄遺則
响勉強為假偽
買古鏡者蓋為

蓋宗風易入。孔矩難遵也。所痛疾力提者。則在狂偽
二端。今日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偽儒之亂真儒。當
聞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狂濫在禪。孔子國千聖以
立極。其後為曾為思。周子國三教以標儒。其後為程
為朱。皆以國宗。倡以方矩承。姚江拈出。無善無惡之
本體。重新周子之太極。而承學者以國應之。三傳而
刑。修之民出矣。此指何心隱為張江陵殺
李卓吾下獄以剃刀自殺。
寓林曰。卓吾以怪破天下之常。而自殺。來瞿唐以常
激天下之怪。而執常。彌此理。而大亂真。羅文莊獄究
繩批矣。莊子曰。名相及實相。順並行不悖。化歸中和。

賈至所為能
打破直說打破
絕無老老夫

世有以似道而
傳其真才者必
無有似才而轉
其真道者莊子
于堯堯曰及人
為齊勝人為名
于墨子曰才士
也夫今皆仿三
聖人得便自創
其久無奇才安
能影亂天下自
立一宗乎勿憂
勿憂
才人中壽應須
才人之藥解之
世間花語久矣

夏石公荅石簣曰。抄喜云。士夫悟得容易。便不修行。久之為魔所攝。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永明萬善同歸六卷。此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否。近代陽明以儒而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汨沒世情之中。以為不礙。而禪遂為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為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為無忌憚之儒。周海門于此事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若自以為足。則尙是觀場之人。先儒一二相似語。今時作舉業者。在在有之。此何足貴。且與生成何干。又曰。

試取其說悔一
自問于殺和御
一曲自製冰州
且得康崑翁十
年不近樂器
笑曰業緣迴避
不及實無一取
生疏皮者將以
此安心耶寒徹
骨則梅香應滿
世修備行謂非
所以安心耶因
必研耘與阿勞
力爲僞官肢盡
職帶印是天然
將謂明宗殿
收兼帶印空被
實事兩欺取街
遠不決是何故
取何不疑此

兄做大官討便宜。又斷緣寡欲。而兄猶以爲不了耶。
世自有平易質實與道近者。自視道高而不敢學。清
士名流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羅近溪曰。聖
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
者也。近溪少亦撇清務外。已登進士。爲僧肩行李。已
行取猶匿山中。後經煅煉。乃返故吾。而真聖賢真佛
子出矣。此別傳正脉也。弟徇外之根盤據。故再變而
爲苦寂。非若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亦
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徇外豈欺世哉。源頭不清。致
知未到。不自覺其心本爲性命。而的然日亾也。

不分會同。且
頓求別出一頭。
及于解入空界。
依舊各還業債。
中間一條大路。
當初不肯將心。
被來滿面。而後。
索性堪堪。做馬。
中郎小修所歷。
證驗。說示後人。
一片婆心。獨且。
知恩普少。道徒。
曰。自修狂。橫談。
盡今時生。理各。
安原無難。創他。
公曰。大海不宿。
私尸。口能活。
雀子。非到水窮。
山盡。那能行典。
都消。父會曰。飛。

袁小修曰。往年悟佛法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消動
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切放下。當放
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則矣。然八風五欲。正
爾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逢色則愛。見利則取。
六根門頭。鬧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甚。靜而馳求。
勤而取捨。胡蝶攀緣。更無斷時。圓悟語大慧曰。妨自
已三業。忽起。張無盡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
慢。業鬼借宅者也。達磨專提悟門。破執著戒定之見。
良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爲駢贅。遂一切真之
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卽與佛同一知見。

後橫上人總釋
通者囑出立沙
血體三句備
鋒則射中人則
好時節意曰且
向與居所云亦
貴一路自別亦
是懷舉取
中即云日間狂
得後夜間打得
坐淨人供養反
阿古今若知機
標猶可救得一
半或曰人太多
生不妨誤殺又
讓伶劑者臨決
爲高恩日亦是
誤殺

而位登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橫謂一超
直入即同極果。偏執圓融。盡廢行布。痴矣。未悟當參
究。既悟當保任。一入之後。即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
放逸矣。大儒啓人以良知。後傳偏重了悟。將爲善去
惡之旨。撥斥太過。曾不知不爲善去惡。將爲惡去善
乎。樂者心之體。惕者樂之衛。常惕則常樂。生處不在
它日。今聲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
力處。又安能去來自由。生處如門。開相似。耶。世有不
信悟門。現成本體者。固小根器。然誤認宗門一切皆
遮之說。而作越分過頭之見。其害亦非小也。

吳宮論受成運
通新敬惡山於
博山處脫桶底
博山示曰一口
氣不來畢竟甚
處夫血肉身心
非常任動破殊
生緣不生根塵
即是真實百
劫頭邊親祖意
手拘路滑恣遊
戲漫有佛來當
氣空清者年兒
成垢氣本末無
立亦無今向巖
明淨外為著
錢傳前神神於
方知吾上同頭
淺惡口且看此
一益詞頭

吳觀我宮論曰有其善。喪厥會。况迷惡為善乎。况假
善濟惡乎。况倚無善無惡而無忌憚乎。故性不可不
親見也。言有為眩目見華之病。言無為失志健忘之
病。言亦有亦無為寒熱交攻之病。言非有非無為陰
陽俱脫之病。執善惡俱息。是告子也。執善惡不分。則
無忌憚矣。吾謂生而善者性。彼亦謂生而惡者性。惟
原其初之無我。然後知善之為順性。惡之為拂性也。
而性善之說伸矣。吾謂習于惡非性。彼亦謂習于善
者非性。惟要其歸于無我。然後知至善之為盡性。惡
惡之為賊性也。而為善之說伸矣。廣義極之。無我者

六識老莊見
及七識佛始破
八識也。將以虛
空爲人。識于以
空爲宗。佛云外
道有疑者。五。此
論銷鑛成金。鑛
父必卒。可信。政
府幸君民。則成
教化。瓦。破。遂用
議。若臣道合。所
貴家。發。全。非。兒
孫。此。有。一。疑。何
足。咤。味。生。成。有
無。走。曼。幾。微。信
廟。起。可。成。美。觀。
真。將。燒。酒。陸。履
醉。人。
理。家。發。後。無。已。

無始之性。至善之體相也。赤子之心。不與也。有我者
無始之習。不善之依止也。物交之引。不與也。觀其無
我以去。其有我者。復性之習。一善之拳拳也。步趨之
學。不與也。忘其有我。併忘其無我者。合性之習。止善
之安安也。忠恕之道。不與也。通而決之。莫非父之于
也。而繼父者。必孝于新建四句。三根飲食也。汝中標
四無。倒持太阿。以授人。醜。將無爲新建之戎首哉。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非輟火于不鑽之木。而藏金
于不銷之鑛也。赤子之長而七尺也。天也。然而乳之
穀之。襪之衣之。提攜之。作息之。雖聖人養子。不能廢

一乘結制夫法
知非便叫奇安
爲國故點步乃
都歸莊子也平
不徒速亦不入
于室任簡思樂
文以禮樂聖人
秋霜求免桂愧
近日倚理成良
難以呵學典正
彈重少下皆通
泰相和教好議
法者懷得此一
履地望之功大
矣我五更摸癩
胸堂口強早已
心折

也以學爲人益而詞之何異于嬰乳襪之爲人益而
徂之以聽赤子之自壯乎。赤子不自知其私而未嘗
不私。可以公而不自知其公者也。及長而聞道以己
之私繫人之私。而後公性昭焉。以性之公節情之私。
而後同德替焉。私者病也。公者藥也。德替而化。則病
去而藥除矣。且夫損之極而無所損者。恒性之大人
也。雖盜賊亦有之。而况于赤子。益之極而無所益者。
盡性之大人也。雖豪傑猶難之。而况于赤子。室中之
空。俄而飽肆。俄而香臺。而空之性。無損益也。以空之
無損益。而安飽肆以爲香臺。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病去藥止不得
徒藥原自毒藥
今不知病去藥
性而以藥去古
方為貴。漢張忌
醫而以藥藥
醫為能。乃曰
豐何曾走驚
哉。看破白別器
行。須是其人始
得。

漢山野人不知學。不知處耕鑿含哺。如赤子之無機
械者有之。舉比之師。言不學。言不慮。拂人從己。廢理
任情。如赤子之無覆藏者有之。大人者。屬此二種。耶
倡是說者。始激于妄學。妄慮之。因藥增病。而過直之
矯。為廢食之懲。不自知其神。為博者所假。欲驅盜而
反借之以刃也。致良知。醒酬也。恃良知而廢學。即醜
弄矣。性者君也。心者六官也。氣者土地。人民政事也。
將使六官者。棄其土地。令其人民。廢其政事。坐哺糞
諾。而曰吾以事其君乎。是以莊子之遠廬為告子之
枉桮也。

富汗下當跌。則麻黃大黃。黃任之而。甘神陳皮。穢則因。而已。一。粉枚。立愈。發達。千世。氣經。性之。執海。考應。十。是。也。在。思。切。不。

確辨曰。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爲也。此微言乎。人情畏難樂縱。而如能護短。苟偷求捷。而厭常喜新。聞一秘指。不以淡造。而曼口雄說。于是微言流爲巧言。習巧流爲惡巧矣。不辨似是之莠。安能護中正之苗。朱子曰。晉尚清談。寔慕官爵。假無心以益行之不掩。個糟粕之贅。以掩其學之不精。此崔後渠羅整菴所歎也。念菴曰。但卽百姓赤子。以證聖人之同然。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請爲暢之。反身爲已。卽以爲人。今之言爲已者。利在畫少。自便以剽剽之。酷禁及理。賤學。托天絕事。以楊朱獨尊。而快欲耳。

以融預備
而竟狂不
當人地位比
然矣止為專科
總判未免啞子
苦瓜而鬧臺掌
師者御自昏聩
不辨其有猶攝
于擬李瓶義裝
又豈能服時人
達士之心乎倘
有人為看破世
間又看破出世
間偷僧獨行則
合取兩片皮已
矣其或寓莠以
遊隨場賣藥何
言不時發悲憫
旁觀指點也抑
非身知已之思

世為人。即以爲己。今之言爲人者。假出入生成之
說。創望象面。以籠世資。其譏議之。剛以厲志。非凌人
也。柔以化燥。非媮懈也。獨立以技俗。非忍于素親也。
忍辱以卑牧。非縱其苟猥也。不立文字。讀真書也。將
以掃除廢經典。而鄙倍做人乎。黑路網民。受其愚弄。
又儼然拔本之論也。呵博學爲遂過飾非之具。知獨
尊之神于遂過飾非乎。講智設機。謂煉心如煉將也。
今借煉心以逞論智。卞俚市偷。霸門庭矣。言天地未
分前者。將以窳混闢而知其貫也。非以匿鎮而廢事
也。言生後卽生前者。所以消贅疣而泯于當務也。非

一付不欺之方
莊子曰不欺待
我雖不得已飛
花不記前生兩
古木惟知此日
榮

一曰此心休之
則淡心不知心
便謂無思若能
隨靜乎懷即是
入寂亦定一曰
此心置之則淡
實無無思耶誰
有謂當窮理當
作無事是王介
此二者可謂因
物用初而不測
物者矣而林曰
微木下腐用器
不妄譬如山水

以荒忽而自便也。舉子等而人我無爭。非以長其越
分。蠱等之傲怠也。委化之說。謂其俟命。非恣其藐法。
滅禮之荒狂也。重內者對治。驚外之樂語也。非撥倫
物爲有象也。西忘者。謂入道之自受用。不爲掃外。追
內之樂語所苦也。非爲守昏默而昧品節也。疑者欲
其憤懣也。今則騎屋棟。便脂殼。利在使人煩慢。不決
而委之。則彼已公然買肆矣。曰無所得。消滿假矣。乃
倚無所得以滿假乎。曰不蓋覆。消飾詐矣。乃倚不蓋
覆以飾詐乎。人必有事。事必有當否。德行才學。出于
誠。成。享其寔長。真偽自見。托寓藏身。不離表影。非可

恍惚即是安定
紛雜時習則未
所以不知不覺
猶計較兩級耶
有無諸難譬水
難離合其今惟
錢幽香錢椒壁
之中顯何為影
子所說
層層剝之。又剝
其萬。乃透當其
目。然猶是只一
重板一重也。大
人統天從類。任
物物之相持而
又何破哉。僧問
睦州。不以一重
破一重時如何。
曰。非種茄子。今
種冬瓜。

以心之爲物。全真全妄。而混掩也。語言成心。心果成
乎。如灰覆火。一綠卽炎。反以官不容針之奇條。爲私
道車馬之捷徑矣。安得不榜中節。而提道當乎。君子
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傷。濁而不穢。
清而不皎。動容中禮。而不拘急。胸懷滿酒。而不誕肆。
過涉之不可咎。廢之中權。則時位然也。古人豁然生
然而或抱關。或偶啡。或寓一藝。和光同塵。其中自別。
莊子所謂遊于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者也。達人
才人。玩世時有之。然有善藏者。亦有取禍者。固何如
言忠信。行篤敬。之行于州里。蠻貊哉。

藏一曰世道交喪矣。拘方約結終辨生。或荒宵餐粟
差別茫茫。英傑不甘心于狼腐。爲淵楫魚。馳去應擊
而圖鬼掠。虛者乘籍。說隨矣。夫才辨勇力。無以統御
于瞻。所謂縱虎狼。饑渴之也。隨物見身。因亦據委。任
此者誰。獨往寄傲。決絕流通。強作主耳。詎云徹上徹
下自在者乎。吾人生得秩序變化之易。足以演幾神
明。而情慾意見敵之。不肯虛心。何能立大本。知化育
成位乎中。而時出經綸。以化異同。歸中和哉。吾桐方
廷尉野同先生。大與吳宮論觀我先生。應激揚二十
年。而王虛舟先生。宜合之。廷尉本諸本卷先生。學傳



之中丞潛夫先生孔昭三世研極獨徵百家而愚者大
師承之觀廷尉公命名曰耆圖而執卦方以智蔽索
伺患變易不易畢矣庚辰通儀節遭中丞公獄及父
寃白而天崩矣北爲甄濟南爲韓崖數歷封刀轉劍
苗穰以祇支節印心杖門竊變通久時乘自盡豈非
天以奇緣資此大集哉大師虛墓合明幸得朝久到
彌復反乃歎曰大道易簡私黠亂其神明徇物無我
善刀無敵學問飲食享其性天消息時行何用矜治
乎因合錄之時自省覽云爾自有仁智風顧者總持
幸甚固里歲涂貴林學者左統識

平書補注

莊子註郭象
後莊子使子放
然郭則正此
與向秀筆也別
孝標云秀與格
廉已安及支康
厥世安遇俗而
秀雅好讀書半
允於言句秀七
賢中最可細述
幼學曰秀性康
綴勝下注意依
附叔爽詩之注
如幼安不絕于
無耳愚則正此
子期乎心不作
放標定意也其
否然也蓋斷之
對海篇之飲食

樂地炮莊總論下

許山愚者之子中惠遵履謹編

向子期與郭子玄書

世皆以君痛僕書補秋水。至樂易馬陸行世或譽君。或詬君。君將謂有功于莊子乎哉。爲此言者將謂有功于僕乎哉。請爲君釋寬以釋吾之寬。莊子者可參而不可詰者也。以詰行則漆園之天蔽矣。莊子歎世之溺于功利而致心其始。又不可與莊語。爲此無端虛之詞。卮之寓之大小重之。無謂有謂。有謂無謂。使見之者疑憤。疑憤不已。乃有且譽遇之者。屬之與當。

此處不棄何用
看莊。

郭之痛與亦是
山谷撰竹笛耳
老子不棄管子
之內蒙屬取黃
帝則系繫天下
之智者上也呂
覽淮南亦巧矣
奈何以漆蓋者
正為劍也正言
若反莊是戲也
既非其末李更
可歎向郭皆以
正語三昧出之
更覺中和相忘
不覺亦以此論
虛舟曰古人各
有獨手不必當

也。格之與氣也。豕零也。齧體也。虫臂鼠肝也。會則直
會。不煩更僕。豈特天道天運為正論。末後做六經而
悲一曲為本懷乎。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難曲
為之解。亦終身駢拇而不反者也。况以註名。膠膠然
曰我莊子知己也。究哉究哉。當莊子之瓊瑤。連林其
書。非以為名也。即欲傳其書。欲傳其純者大者耳。非
欲傳莊子也。即傳莊子。傳其所以為莊子。非必蒙蹙
之受也。鴻蒙拊髀雀躍。河伯望洋而歎。北遊服隱奔
之默。童子指七聖之迷。老龍成矣。曝然放杖。支離無
展。攘臂全人。何處非華封。何處非新沐。以為堯則皆

問耳。然郭子最
實已察四顧為
至言。偶中立言
逍遙遊為無入
不自得。王元澤
曰。道問無應。疾
不言。無以明道
而後起。為其所
說。郭子來而
言也。李性學曰。
莊子易之變。疾
郭以為變。疾
郭其清真也。蔡
毅中曰。九辯若
江海。莊子辭深
洪濤。郭市有燈
洪濤能出江海
外。亦文洪持曰。
知命而不甘為
命所限。奈天而

堯也。以為孔則皆孔也。天皆天也。人皆人也。莊子猶
向子。向子猶郭子。不知千載上。果有莊子否。果有蒙
城否。而且辯詰莊之為向耶郭耶。僕固不受矣。君胡
為乎受之。世之以莊子解莊子者。非知莊子者也。不
知者以為逃此自樹崎嶇耳。知之者以為欲人之混
沌也。果如此乎。是徒以上古之塵垢塗。輒返之耳目。
莊子之寬愈不可解矣。人生天地間。當立天地之前。
固天地之後。以其前後。擿之俄頃。反而自問。何以謂
之我。何以問我。而我遂我其我。何以為官天地騎日
月之我。天地何以有我。我何以即天地。何謂無我之

不肖為天所屬
遷世無奈何而
托之沈洋傲備
疑神變竟非
為清談而清談
耶非為文章而
文章可張二無
可有莊子之體
頌與莊子之手
筆乃明得莊子
之眼我知人道
論世論書須忘
我方能善取之
李北海曰以吾
者歎莊子亦不
願人似之農父
曰有言立禮道
言成樂頌春秋
如請律論莊如
歌詩請合觀之

真我久而一觀我還我。我不知其我。又何容所謂
無我。真我者哉。號為混池。我不應也。無物。而物物者。
誰與遊乎。物物無物。乃與物冥。循乎大變。故無待而
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指正屈時。屈無待
也。指正伸時。伸豈有待哉。齊生歿者。無歿無生者也。
齊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以齊為冥者。非冥之至者
也。冥之至者。又冥其冥。無所謂無生歿也。無所謂無
大小也。不聞其言乎。師天而無地。其不可行明矣。果
厥有理。人倫相齒。天地之行。聖人取象焉。非曰靜也。
害故靜也。不生不歿之櫻寧。疑始無始。用心若鏡。重

然後許讀此書

天明曰我還我乃能物物我不知我乃能物物無物究竟即物向我無物無我可也我則放在一邊大怨滿腔聊且塞口

易之風中庸之

風招魂四維上

闕天遊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得主矣。板說
慙怪道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適得而幾矣。因
是已。是之謂以明照之以天參萬歲而一成純未始
有卽庸有者也。以明者卽止其不知者也。吾故曰莊
子者殆易之風而中庸之魂乎。方圓同時於穆不已。
森羅布濩卽無待之環中也。雖不可詰何核乎。詰不
見天地之詰混沌乎。卦策之詰太極乎。文王顛轉伏
藏之環而錯之。孔子顛決文王之環而雜之。老子塞
無首之環而黑之。莊子恣六氣之環而芒之。此與于
思以代錯妙反對之環。孟子以浩佚克時乘之環。有

下部編矣畢竟

內經

三

比家

在甚厚處。剛曰今古只此一環如何容得許多翻弄耶。茫字宙俱在白刃中矣。可為浩嘆。可為泰喜。

以異乎。庖丁桑林。箕中節者也。蝴蝶栩栩。真踐形者也。問禮柱下。服其猶龍。何乃退草春秋。遵謙謙近成之訓。此非尼山善學青牛者乎。可以知襟肚曳尾。非怖疾苟且之謀矣。以刑為體。誰解此刀。以禮為翼。誰怒而飛。寓宅而致心齋。無所迷于大戒。此莊子新發繫辭齊戒之剛。以利用春秋之獄也。其抑墨胎申屠也。特欲安庸人之地。步誘人勿貪名利。乃可曲全耳。豈謂白刃不可蹈乎。入水之火。人何稱焉。嗟乎。伐木殺鷲材不材之閒。久歎之矣。將安免乎。將求免為人乎。天地不能免為天地。聖人不能免為聖人。人奈之

有不必免而免
免者存此刀
否自捕其材不
材之問者此
刀否曰儒者曰
藏不虞曰殺中
始是不厭天不
忽人當緣下不
得已始是爲
中節解此刀否

合山樂賤與數
元惡大笑曰孟
子持遠聖使處
疵拋一皮故履

何求免人乎。謂路免行迂矣。謂路免塵也乎哉。謂海
免波迂矣。謂海免水也乎哉。知必不免。不得不言求
免。不許苟免。免何非苟。委蛇者。直塞之夫。視劍也。以
徘徊爲委蛇。是亦魯遽鼎水。瑟絃也。躡闇夜半舟。闕
也。有不必免而免。免者存。曾知之耶。自掃其材。不材
之間者。適得之。寓庸中節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
生心。敬中以達彼。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欲當則緣于
不得已。春之有秋也。不得已也。無累更生。是秉神武。
無徇可塗。是爲至常。如此自洗。如此自慎。庶幾倘伴
乎。無所可用之鄉。隱不自隱。藏天下于天下。無所可

奇能極表圖一
幅直塞天地之
間。無當極表莊
子。方變作。止
是法于詩。賦。只
爲厭常。喜新。時
行。勁。路。須。傍
調。三。位。于。唱。山
坡。羊。
撞阮猶然不可
作是非會。各于
三十棒可也。
開箇上真日蝶
夢。兩。緒。益。云。而
告我。門。諸。公。味
語。我。本。意。不。及
此。漁。父。天。問。是
何。節。拍。此。老。直
是。怒。下。可。忍。而
遭。適。不。及。笑。取

用則無所不可用者也。由此論之。莊子其洗心慎獨
之真傳捷徑乎。末學紛拏。難以悉數。故先曠之以天
蕩。之以海。怒之以風。淡之以息。示之以機。適之以虫
燧。之以火。養之以刀。刻之煨之。反之滑之。符其主而
物于世。而宗應逍遙極矣。龍雷倨堂。不張皆備。南榮
遂忘其問。溫雪不可容聲。參逍遙之先者誰乎。吾友
阮嗣宗。合處分致意之真。率之于巢。由喬松之醉草
識者稱爲至慎。叔夜讀莊子而增放。卒以不免。矧則
世之不善讀莊子者。皆詬莊子者之過也。僕固不受
矣。君胡爲乎受之。究哉子玄。

惠子與莊子書

招隱曰以教者
竹簡言之莊子
亦五車矣天生
戰國以煉正人
以道奇本以放
遠眼何不可者
惠莊豈有軒輊
耶不同異大同
異豈是快論
或曰請荀子填
莊子據此方可
觀或曰韓非宗
老莊謂與莊子
確必定更可觀
矣荀曰惠施與
莊子交不如請
水處極然原伯
曰既謂惠施與

施頓首于休足下。自僕著書五車時。足下從不以所
著見示也。待僕歿而乃布之。快口辯耳。以其友為擊
慨。又使後世影響之流。揣子休汲汲傳其歿友如此。
又不苟誇其歿友如此。嗟乎。古今渺渺。若是沉誣。豈
可量哉。鼻上有聖。吾杖之耳。不勞君之運斤也。謂僕
相梁。恐君代其位而三月搜。聞鴟得腐鼠之嚇。而後
以魚解之。僕不自寃。此乃足下自遺醜耳。會有長好
友奪位之人。而能為君質。又來唁君妻喪者乎。揮斥
八地之士。一當富貴而色室怒市。尚日達士之友。鄉

皆皆噴噴充石
曰大丈夫會
器器落落終不
然曹孟德可馬
仲達欺人孤兒
雲龍孤期以取
天下。秦哉是馬
于其黨此其所
謂齊物論也。非
不幸爲世所偶
又爲世所讚故
不切不幸而有
此比。
此辨甚瑣。語社
樹再論其受。
李夏曰。其能好
莊子。不能恨莊
子。能爲莊子。乃
能用莊子。有知
雷公地變之苦

人齒冷矣。以君所敘僕語。大一。小一方。生方。死皆非
妄也。正反相伏。對而舉之。適得其常。人自不悟耳。卽
僕之舌澆澆此者。又何獨以擁腫據楮。堅白無用。偏
送足下。臨漢以爲高乎。不得已而生。生不得已而用。
啼粟肖翹。莫不用其所用。無用則不必生矣。無用固
有無用之用。而有用者。詎可廢乎。擁腫者。欲以不材
終其天季。忽遇野燒。忽有伐山通道者。忽龍取大木。
巢海以禦虫。不知能終天季否。且君既齊壽歿矣。安
所見夷比之非大全其天者乎。貪生畏死。者天地之
情也。君實畏之。猶夫人耳。乃爲此藐生歿之說。矣。梯

心者乎

迂諛說得如此

神矣

淫言曰吾見諸

子之小禮樂也

不見聖人之小

禮樂也蘇門曰

灼然裕多無

自當即新張火

觀會通以行典

禮制數度以議

德行北所以享

阿思何慮之神

化也只為畏難

泰便故放言述

之蔽一日公

和揚斥在酒是

入王出奴之值

焉見也不透錯

行何能信益耶

自解因以排刀鋸如飴者貶之為名君獨不好名而著書何為著書而刻意為奇附淵藻之文何為大宗師終倚戶之哀歌何為望知其解者萬世猶旦暮也何為本不知聖人喜用生機之故名空不遜名之故未嘗不欲功名事業也惟恐功名事業之為世所忌而豫避之以保其電光石火之華囊乃竊最高之門顛倒日月江河之規矩而逃之諱之混則易掩鬼則易畫耳有物有則之偷倫理理也猶日月江河也即未有天地前所畢具者也聖人因時衍之以濟民行後此千百世有聖人起必有以補救鼓舞之時也適

程子曰盜賊亦有禮樂將何解耶夫禮樂者中和也此語且置又難說翠一生無出頭處不如虎之虛空信口鯨倒立刻便錯弄弄周孔之上何況燕洛關謝班馬韓愈又得長本塞源之要肯又得峻峭奇特之大名司馬談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豈偏詞耶禮樂數度廣大精微若非神人卽是痴人

也。君罪聖人耶。何不罪天地。不得已而有天地。乃混沌之所爲也。何不舉混沌。君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吾亦曰。竊仁義者道德之賊。竊天地者混沌之賊。竊混沌者非古今之大賊乎。竊仁義與竊混沌。其竊一也。詎盡世之名以自爲高。不可及之名。誰容君詬。君何不混沌而姓莊。何不混沌而名周。何不混沌而守之子休。將誰稱之。世之凡士。千而才士一。才士百而精禮樂者一。凡士安于不知。而才士求知。才士之巧。剽剽劫劫。而禮樂之家。原原本本。此所以逾少也。中和中節者。則又千不得一矣。惡

耳三宜老人講
經果自發笑曰
焉焉喝打兩塊
急忙換條不着
豈不便宜何故
要如此餘分錢
行空費爾費錢
毫不到又破開
然知人痴人
完二竊之愛藏
天地亦盡招矣
只是中間分數
不可寬性
夏門苦要結繼
必須修行若安
通方必須學問
辭而甚想懶性
殺人硬作主張
狂費氣力特以
死一長而滋禍

拘而樂放。惡難而樂優。君之言高矣。而放者適之。簡
矣。而優者適之。不煩終年考究。不煩終日操持。向也
力不能徧。心若惡之行不能合。夢若避之。今有此掃
都一切之詞。而乃傲然。惟所欲爲。而莫敢難。世要有
最優最放。最不可窮詰之術。如足下之門者哉。足下
得計矣。以爲後世之情。必樂我而奉我。我足以驕古
今。而得不朽之名。卽有正色隄防。起而責我。終不勝
才士之內憐。而外護之。足下得計矣。雖然。足下苦矣。
足下寬矣。世之愛足下者。皆不能學問。不能事業。不
能人倫。而說托者耳。足下有至性存。托乎托乎。豈復

前人說不出者
忽欲一會說出
真正快活。卽此
是放是才人達
士。欲忘其情之
至情也。不見道
石眼。看針出。懸
崖花。因生。
大其小。小其大。
長其短。短其長。
虛其實。實其虛。
此掩二見一之
巧也。愚施非始
創耶。然此處。倚
不得正公。凡
人指東爲東。指
西爲西。智者知
衆不必爲衆。而
不必爲西。惟聖
人明于定矣。以

川者。成人也。無始予天而天不能用。則不肖天也。天
予我而我不能用。則不肖子也。苦縣大耳兒守財虜
耳。君反執之以營治家好施。與人同用者乎。卵有毛
雞三足。鄧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
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圓。柄飛鳥之影。未
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
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始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此吾激天下之辯。而辯吾之所不辯耳。日
新之天地。必且以此等爲迷。世奪人之奇方。而自吾

東爲東以面爲
西。券乃三書山
水方許受用也
耶。

大篆云識得知
解起處卽與知
解爲僞。但兒孫
得入室內不知
替一伐毛洗髓
也。

一向被石壁踏
翻壓。今日方
才出氣。

蛟形見氣。蛟氣
知神。蛟神歸空。
蛟空信理。蛟理
還物。果可離毛
更說其說。

開之。吾不以爲功。吾又何舉耶。物旣隨天。天亦隨物。
天且不能自主。吾又何得不隨。吾自信吾者。有口斯
食。有口斯辯。食還其食。不以累腹。辯還其辯。不以累
心。偶爾著書。不必傳不傳也。人生此世。貴不虛生。士
不讀書。而免虛生乎。寓而不居。卽有而無。用光得薪。
莫若書。伐毛洗髓。莫若書。士一日不讀書。猶一日不
食也。書獨簡冊也乎哉。上古以來。乃讀混沌。天地之
書者也。仰觀俯察。且坐泥池之西。席授天地以章句。
而謂其不肯讀書乎。世鈍且怠。或匿不言。以爲沉靜。
寔未能通。故囁嚅不敢言。言復爲人所難。不如以不

無病是神他不
為養生或者所
改謂恨時更
是神伯到與父
曰道遠遠磨重
上學不妨百變
作行篇

言難人自吾五車者論之。均不與道相涉。而公道有
大分數。不可讓。衆盲盲萬世也。辯不可匿。絲毫對簿。
默容巨偽。非草木出蟻。則姦宄耳。至人無情。無不近
情。既以燒俗燒空。而不煨詩書。上古也。乘物以遊心。
不游何寓。且何塵垢。非神明乎。不者壽其肉。不者煉
其靈。明者笑曰。聚終歸散。存終歸亡。適得怪焉。以數
千季為數日。狼籍人間之歲月。蚌游之暮。即稱彭祖。
何苦五寸步笑百步耶。道本無得無不得。生斯世也。
不知亦然。知之亦然。知之乃受用。其不知而不為談
生。成者所惑耳。生如是生。成如是成。生即不生。成即

讀到此處毫毛
乍起且問此乍
起者是誰作主

親如豁外始能
不廢其所當爲
是凡生其歲月
任千古中不成
成度心或略掉
破人惑亂一條
性命嗟騰無及
反作佞鬼豈不
哀哉

人只知于得其
母不知父在母

不成人。寓于世。世寓于人。吾隨吾之所寓。以自適焉。
適厥語。適厥默。才與不才。能暢皆暢。其不可易者。草
孝其根。肢忠其首。知命俟之。素其時位。與世病癢。以
濟民行耳。人或不能如聖人之所爲。又不知聖人之
所爲。爲卽無爲。遂專廢其當爲。爲其不當爲。而苟曰
無爲。歿皆聖人之所養。而食聖人之天者也。乃敢輕
墮聖人。遂使小人藉口縱恣。爲天下害。則見破者未
破此矣。急于自受用者。倚混沌而掃天地耳。倚一氣
乎。一氣中有理焉。如主統僕。倚一身之外無餘乎。官
骸經絡。秩敏歷歿。不素也。天下猶一身也。于休自云

子之上且問上
孝文境何以不
及順愛兒孫耶
一身中之主僕
尚且不明何能
信得秩序之一
以現成手裁只
得俯靠隨見自
解荒田已耳意

四書消歸不如
這言聖理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皆本歿即皆常歿。止有
常歿。是為本歿。無常歿之本歿。本歿又安寄乎天地
閒之芸芸也。凡有一物必有其故。人不知故而舉其
生後之治生安生者。何不罪其無故而生乎。宮室之
有肉雷。函雷之有交疏。以取明而斫木者也。人知其
凶。則信而忘之。鸚鵡疑而詰之矣。山暎見錦繡。告為
虫吐。又鉞耨而縷絲之。宜其驚矣。賢知之不知聖人
猶山暎之不知錦繡。鸚鵡之不知函雷也。好以生歿
有無受衍乎。生以歿為歸。歿以生為歸。生歿以無生
成爲歸。無生成以生生成爲歸。未始有始。今日是

語陳陳世人歎
聽者不離奇誰
有側耳

也。善吾生也。決矣。君惡天地則何不聽人之贊聰明
以速成其天地而成混沌哉。然且不能則何如各樂
其天地四時之本業而聽之。必欲以鴻荒之本然。罪
中古之當然。以冬春之當然。罪夏秋之本然。豈不悖
哉。道問無應。卽器是道。象數徵理。數以度用。夫度其
數而中節者。卽不墮諸數者也。權衡者。貫混沌天地
之髓也。仁義者。貫混沌天地之神也。政府立而宰民
弁宰君矣。學問傳而辯之。卽養之矣。使其獷獷不知
古今。以受足下之黥劓。而獨容足下之單詞。是禁草
木不花。江湖不波之條約也。謂吾五車寡天地者。累

天剛曰五車
天地治耳目以
適心不特炮近
道可炮在裡矣

吳勸曰平雅九

孝無愛語章皆

不爲舜文作經

然則此處讀此

與莊子何干也

謂書必與古人

作流歎矣後精

義入註則此

則以寶室窳混沌者其累無以異謂吾治耳目以適
心者累則屠耳目以刻心者其累無以異會知不累
之累也耶曾知累亦不累也耶亦必不能不華華必
不能不勞而人免生歎乎自謂生歎自生歎足以免
生歎則五車寶室免同一免不死同不免聖人之空
空聖人之富有日新也五車何累焉都亭有造菟者
詫于織履者曰我尊汝卑何不拜我我方恥以道貸
監河之漿以一藝自食其力何必金顏此市肆以與
足下爭姓名哉吾愛于休者真才也于休所以爲子
休惠施不與之爭耳萬世誠可愚而不可直告吾故

與莊定台復曰
古人發疑古人
原爲後人下藥
備詞冷語都是
中和後人偷去
寬賢察異勿謂
五衛之人不能
判斷

容于休以絕世聰明。愚萬世而萬世亦竟不知其愚。之才真才矣。真道不以沒真才而假道。敢傲之乎。吾傲之而容之者。學適其學。才適其才。道適其道。不必世之知。不必世之不知。吾聽吾。世聽世。然不忍使世之終愚爲黠者所魚肉。至此又寬我于休教之也。故以辯聽後人之辯。

此愚者大師五老峯頭筆也。佛以一語窮諸外道。曾知佛現外道身以激揚而曉後世乎。苟不達此。不須讀莊。又何能讀炮莊。大醫王詳症用藥。橫身劍刃。中此兩嘯苦心矣。豈問人知。壬辰孟秋玉川學人傅夫謙

要舉不去其旧
卻向漆園擬正
浮靈既支易實
藥地又來炮非
何乃樓行奪市
賦純康伯口巧
于度生莫佛者
也天龍人鬼間
皆有佛幾次不
佛名也昔少伯
以爲新造而以
未公居陶外亦
不以階球彈者
也去
不爲物談卽爲
我談不爲人談
卽爲天談安能
至不動心而造

逍遙遊總炮

藥地愚者曰天下爲公其幾在獨獨也者。貫先後天
而得乎宙合者也。彌下綸上。功費中隱。圖再秘本。龍
見雷聲。誰能破。天地爲毫末。而居漏見之。顯此發卽
未發之仁。而致此中和藏川哉。古今耐氣膠擾久矣。
故養立法。汰弊而救。名實淆亂。藥病轉變。曾疑其所
自來而思。所以息之。耶人情畏難而護短。好奇而曠
庸。各矜所知。叱所不知。乘人而構其捷。造駭以行其
教。閉進危熏。防川大決。因以押陶飛筭。關諍堅固。不
辨則正法不明。生心害政。辨之則真告不信。苦強不

遊遊乎。遊曰。超
越世出世間。栖
心無寤。猶暗焉
也。杖人曰。世亦
如竹絲。籠猶易
跳出。而出世亦
如金絲。籠猶難
得出。取即使就
出。坐在無事。甲
裡正。好喫。棒。在
師川曰。不學混
絕學。無記。好。吃
跟。考。要。中。和。而
何。語。達。空。真。真
道。迷。耶。怎。怪。莊
子。托。夢。叫。空。
世人忘學。而流
便。厭。正。理。如。餓
餓。矣。一。見。道。邊
遊。道。可。以。養。真。

還不如且與之遊。曠以天海。引之於無何有之鄉。榮
辱不及。名實皆忘。同人于野。暫息塵埃。不覺羲皇之
風。從耳後生。灑灑淅淅。冷然乎善哉。斯時也。藐如良
許。由之。指而行。唐帝之庭。不避塵埃。莫之能津。而腹
果。疾者知之耶。交南北而冥之。轉消息而旋之。乘正
御六。而無待。藏待。誰信之耶。鯢鵬。烟鳩。犛牛。偃鼠。鷓
鴒。鸕。大椿。蟻。樗。冰雪。河漢。晦朔。春秋。皆在。芥。蒼。中。
動者動。植者植。忽而怒。忽而笑。代。錯。無。寤。培。屢。乘。雲。
從天視下。豈不恠哉。因而告之曰。此獨也。此無已而
無所不已者也。此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不死。嘗在

神莊子其意此
爲聖人可濟
抄者念者依前
案讓洋洋然其
功德亦自無量
何以故辟如念
佛者雖不能開
事念佛是相念
佛而一持者詩
人長短懷早忘
卻免莊子老
口者也連池專
隨念繞而亦刻
香山西涯之詩
記持近遠漱口
耶若有一個開
之惟求之喪者
我便請坐大樹
下呼出鹿姑族
來貼體供養

乾坤之外而遊水火之中者也。此無所可用而用
者也。此無功無名而萬古功名皆定於此者也。此不
可以有知知。不可以無知知者也。聞之者怪求之者
喪。依伏還其寢臥之所。曰山肱如故。一瓢如故。誠自
以乎。樂莫大焉。然而不免乎。惟且喪者何也。暱庸者
失其鼓篋之常。語則從而怪之。好奇者豔。昆吾之跡
而一且歸實。則又廢然喪矣。藥地愚者。唾此糠粃。一
怒一笑。且三十年。五十衍易而占之。曰。用九見羣龍
無首。其伏卦曰。用六利永貞。方圓寂歷。是謂肩潛。肩
同。蓄問。乃炮四子於汾陽。曰。一不可用。而寓諸庸。故

大華成大衍曆而歎曰乾隱于龍戰中不見其首神黃龍背飲日登黃龍背飲兩谷茶誦逍遙一過四圍蒼翠欲噴白雲西來平洋竹檻萬峰在下出沒有無忽憶張湯民枯鄭德翁句曰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

參兩之以君臣佐使之方製法神秘其解在後

或問本體至樂乎。樂地曰內經心主喜。肺主憂。肝主怒。脾主悲。腎主恐。五志約兩端則憂怒悲恐一類而喜一類也。猶之精水神火。一氣而交濟也。不昧同體之仁。善用差別之智。一理而互化也。本體爲哀樂所不及而端幾則喜懼也。致中和而享其哀樂所不及之性。非至樂乎。凡言敬慎戒懼屈蠶精入者。北冬表之。凡言好學悅樂飛躍鼓舞者。南夏表之。漆園以怒笑而遊焉。逍遙者何物耶。炮曰。悟同未悟。正有事在。小子中惠錄。

儒墨楊朱周未
般然史記六家
誰分正僕程子
忽然悟得反卦
一在舞辭不已
只是中旁統類
宜明不能學隨
立隨掃之滑疑
耳欲齊物論易
準現在當下歷
死當下寂死即
差別是大本始
享仁智之一不
則樂山樂水辨
免蜀洛相境矣
惠門人亦如朱
陸魁魁又况世
蒸出世法之弊

齊物論總炮

藥地愚者曰常無常有。不觀妙微。千籥則直塞兩間。
亦坳堂之膠盃也。物論紛然。言出如風。怒者誰邪。不
能轉風力。是折翼而搏羊角也。繁兩末之是非相刃。
而厭之。不明公因而定公。是此游辭不知勝越。而尸
祝驕蹇庖人也。聞語曰大人因君子復衆人循視。駐
自民揚過順天。烏孝蟻忠。鬼神奉命。弊垢之驕妬。毒
藥之爭奇。彼亦自相制服。豈患賢者守必之不自適
乎。泉表權衡。康衢本具。孺子入井。路人齊之。噤蹠不
受。乞人齊之。公因公用。直道自不爲習氣所昧明矣。

此處新

聖人作而萬物睹。燥濕風雲。統類自齊。謂以無我齊

物乎。無物齊我乎。格物轉物乎。皆物論也。因物知則

論倫歷然。兩行一參。無所迷于代。明錯行。謂以不齊

齊之可乎。齊與不齊且置。何謂公。因獨問天根。五官

俱竭。喪貝躋陵。一日敦復。不關冬至。安有三時道一

物也。物一道也。以物觀物。安有我于其間哉。聖人輪

天地之成。壞而彌之。織天地之經絡而綸之。萬古如

斯而不能言也。治教其桴鼓耳。不然而蘇能塔疾耶。

通一不用而寓諸庸。環中四破。無不應。析中庸為

兩層而略提之。舉春秋之雙名而斷懷之。一二畢矣。

李元仲曰。洋坑。美矣。殊非九真。

聖人作而萬物睹。燥濕風雲。統類自齊。謂以無我齊物乎。無物齊我乎。格物轉物乎。皆物論也。因物知則論倫歷然。兩行一參。無所迷于代。明錯行。謂以不齊齊之可乎。齊與不齊且置。何謂公。因獨問天根。五官俱竭。喪貝躋陵。一日敦復。不關冬至。安有三時道一物也。物一道也。以物觀物。安有我于其間哉。聖人輪天地之成。壞而彌之。織天地之經絡而綸之。萬古如斯而不能言也。治教其桴鼓耳。不然而蘇能塔疾耶。通一不用而寓諸庸。環中四破。無不應。析中庸為兩層而略提之。舉春秋之雙名而斷懷之。一二畢矣。

李元仲曰。洋坑。美矣。殊非九真。

疾得息老遊談
其間尺水便是
天池每笑伯牙
從海水瀕洞聞
乃知悲憤是不
弄琴情者也且
道樂道利必異
志悲悲感歸請
問于終
春秋繁露曰冬
至北中產陽得
東方春分之和
而生夏至南中
萌陰得西方秋
分之和而成如
此縱橫交午中
過皆謂以天說
覆非六奇特取
莫若以朔亦因
是也頌曰赤道

必幡幡乎掃事掩迹。離緣出世。爲是屑累。而聳之天
外乎。惜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故者。負中庸之天載
矣。汗下調補。不識變症。恣人犯忌。火馳焚和。更連累
中庸之天載矣。故不妨別路飛躍。傳周鼎銜指之巧
也。成連之於伯牙。琴已授矣。未也。與訪子春而棄之。
重演孤島。欽欽瀕洞。乃移其情而操水仙。傳不傳之
神。歟。後成連刺船而迎還之。恩大難酬矣。以喜懼不
及者爲欽。欽亦一大懼大喜之險關也。今者藥地其
刺船者耶。將更覆其船耶。天無寒暑而定四時。此天
之中庸也。經世之膏不名冬夏而名春秋。豈非南北

藥地地地莊

論

十五

比

腰輪者日凡青
天習氣轉春秋
時時三不齊中
定日暮風雷種
音收
秋至山寒水冷
春來樹綠葉紅
一點動隨風
江村烟雨濛濛
有不有空不空
瓜瓢撈取西北
風比津沫張門
之書酒僧詩也
具神卷曰寒山
子之詩朱子亦
貧之太白口但
得醉中趣勿為
醒者傷且同樂
地芥益詞此意
否曰不知

冥于東西之風轉乎。豈非酷寒酷暑之日少。用和平
之日多乎。是春秋之環中也。大而元會。近而且暮。親
言生成。切言夢覺。皆春秋也。知春秋之二。爲無春無
秋之一乎。覺矣。子休卷卷欲蒸世以中和。而先反之。
乃費汝焚澤。沅河疾雷破山之力。而爲此風吹蝶語。
以覺鯤鵬之夢。亦良苦哉。猶故分罔雨之行止。疑未
始之三竿乎。是殆寢臥大樹之下。祈夢而覺。覺而尋
夢者耶。華胥遊還。酒未清。餽未拂也。樂地欲飲。正望
據梧者來。取芥益而酌之。若問生歎。且暮之解。則吾
不知。

養生曰身中

論甘麻從背而上任脈從胸而下緣督者向上耶且故下者良背行庭本現成也見獨知幾理出于間浴風中節善解其絲我牛搜轉之後吹節而已且問射飛龍者與動火耶所以孟家老實說得此活然不知其盡向有例只水火同一靈者乃析薪光可照遠是微遠是地看破時以

養生王總炮

藥地愚者曰。曠與慎相反。誰能解之。其惟見獨者乎。養生殺生相反。誰能解之。其惟見全者乎。見全則知古今之人獨矣。進而曰未嘗見全牛也。又相反矣。蓋有間焉。督不欺身。物自供狀。此天之獻其理也。而猶不肯信耶。適因其經兩旁不可謂當。適中其節前後不可謂當。何乃分別如此。夫礮矢而妄射。其端皆中。秋毫然而不可謂之善射者。無常的也。紀昌縣一蚤而視之三年。蚤如車輪。正貫蚤心而縣不絕。出與師遇。箭鋒相拄。此神之中節也。而猶不肯信耶。震無咎。

哭爲笑天何言

龍萬古布

林曠空言種茶

宜西南山墟夕

陽香漫夜露更

飽朝復處陰養

其餘潤患者日

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兒大全者

何妨有偏得之

用耶彌空又言

掃者宜烈首機

宜因氣水宜繁

淨二及三有火

候焉愚者曰送

化在乎手矣併

任顯可懸諸

佛子長清清泉

宜亦覽客一口

覆之主人博也

者存乎介。介。問也。不名則刑。微哉危哉。以刀養生。懷刑其樂天乎。一動一靜之間。卻于一刀。碎其四顧。土委地矣。中猶彌也。問言其幾。聖人見天下之動。隨而象。安會通。以神武不殺之刀。遊藏密同患之間者也。官止神行於不落動靜。而後若然。左不得。右不得。後不得。前不得矣。進而曰。旁不得。中亦不得也。狹門無門。是誰出入。開一綫曰。幾先知生。生從何來。是誰主之。生其生者。主其主乎。彌空皆火。而薪以續燧。主中之主。果何在乎。以世爲樊。而逃空。空一樊也。以薪非火。而欲除之。火亦盡矣。親生我身。事予以名。薪火之。

茶爲飯爲湯飲
既屬茶爲掠虛
况以大黃硫黃
下痞者乎物論
不爽可以解矣
火害无氣而氣
即是火督脉處
觀亦自生病狀
則養其世生生
之主者茶飯藥
方何以解之
醫曰仁智偏言
靜者壽矣定則
形靜氣動旋通
不息而生機流
轉者也山川性
轉吾古令其
戶假流水乎滿
空皆火一悟而
已養在鼎薪

入之順焉爾人所不解。是曰縣解。末後一語。謂之解
縣可乎。子曰仁者壽。老曰疾而不亡者壽。佛曰無量
壽。作如何解。知解解之。不啻也。肩荷足履。僕講下刀。
子光曰在險而運奇。孰如宅平無爲。公理欲居清
曠。不受世責。永保性命。則可以凌雲霄。貞白曰不
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元章大痴八十餘
烟雲供養。士安雲積。隱于讀書。逸少田里拊掌。蘇
子美遊觀真趣。未嘗不燕樂壽也。莊子捏合堯許。
而養一瓢窳年耳。不用夸高病夫。咀片世出世而
養一鼎薪火耳。亦是自解。季男中復校

人間世總炮

陽冠曰賢人之
尸亂世也若哉
吾黨未入世先
學忍或以忍忍
或以忍忍聖人
以中和忍大舜
忍流離里忍因
害首忍賊閔損
忍凍管一宅而
害下得已者也
有夷與水是兩
陰關特設詭風
正以自煉人間
紅爐也既皆
不能不加先幾
平死不見道靈
處不念俗累自
流玄鶴高翔弋

禁地愚者曰人間熙熙也。誣人間乎。心若不生。何
險何阻。歎以有心無心之難。爭雄妙禱之門。神既利
器。甚則誣天流涕。久矣。迷陽迷陽。卻曲卻曲。三陳九
卦。懼以終始。憂患之密。何其不得已也。若此。于休知
不可以莊譎矣。奈何復以崩蹶妖孽。創奇巧之詭風。
犯人間之忌。耶。刀頭天理。迂而不信。閉而防之。激流
大潰。汝之師曰。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嗟呼。無所
逃之齋戒。望誰受之。吾則述蒼龜之語曰。草木必孝
其根。肢骸各忠其首。虛而待物。致命自忘。庶有肯屬

人何異且問于
路之相輝電與
梁任之歌表恩
石以異乎

五老曰恕之一

言涉世之大弊

神也笑翁曰恕

之一言善哉有

得人不是人死

果大丈夫誰要

你恕

南齊曰別器之

也又別器焉異

德行先登下注

願只爲血性難

降未免嚴頭露

尾耳疎水鐸爲

正位而行高步

蓋可也聽三早

之車轡而鐵門

于。育。祭。之。間。者。乎。治。國。也。出。使。也。傳。太。子。也。皆。折。軼。
觸。笑。之。族。也。執。藏。鋒。於。福。羽。旣。地。之。歌。以。密。傳。忠。恕。
之。淚。者。乎。託。不。得。已。以。養。中。而。成。物。不。謀。矣。名。實。不。
軋。先。達。人。氣。無。傳。溢。言。入。于。無。流。以。支。離。爲。易。簡。未。
易。言。也。有。接。其。轍。而。稱。其。衰。者。語。稍。異。已。顏。色。楚。楚。
况。說。面。而。詭。厲。之。何。能。虛。舟。古。之。人。不。見。我。不。見。人。
不。見。世。而。飾。歎。遊。于。其。間。苦。心。笑。不。望。人。知。當。亦。
竟。無。知。者。于。休。之。以。哭。笑。寄。萬。世。也。怒。激。乎。遊。則。乎。
忍。不。得。乎。舜。禹。文。周。之。策。精。爽。惠。秦。伯。之。針。緝。挂。之。
者。誰。播。之。者。誰。後。世。有。以。醫。卜。之。間。爲。世。者。有。以。墻。

下禱可也。氣壯
醫藥何非藉醫
世所不事。通寓
一。雖有接此孤
行不正。坐者不
不。豈人知。
乘一日。孔子食
子清。尚遊乎濁
非所謂出。乎世
而遊人間者乎。
出世者。出意也。
出意者。無我也。
無我乃能因一
切法。以制用一
切矣。奇才難思。
寄依中和。時勢
溢人。必須胸道
或乘遊以遺放。
或一。藝以遊樂。
皆。漢血。倫德之

壁之。間。爲。世。者。北。窗。木。樹。亦。備。丘。之。隱。巖。也。黃。石。衝
山。亦。無。寄。之。社。木。也。鳳。自。能。行。爲。道。龍。亦。化。爲。蠖。蟻。
虎。可。鷗。狎。馬。當。驢。墮。藥。樹。息。蔭。呼。六。極。之。風。來。垂。兩
袂。袖。以。爲。翼。何。天。之。衢。是。亦。天。間。之。世。乎。何。妨。指。南
爲。北。

石公言學道四種。有玩世者。莊列是也。上下千載
數人已矣。出世者。達磨以下是也。其人一瞻一視
皆具鋒刃。以狼毒之心。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
亦可取。諸世者。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
者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遁脫。蹊

方為或裝天或
堅拂亦是着我
向齊雲七無由
得論地上事耳
披衣問曹山却
何是妙曰不借
位
杭曰中庸謂于
俗而可美欲起
之李觀所謂乘
其饑渴時也
李衛波愈激愈
變誰知中庸遊
世具無用之用
取人自盡其本
分之事耳必無
所遷也其不得
己天地一氣三
陳九卦原自起
于歸福

徑之外。用世有餘。超乘不足。適世者其人甚奇。亦甚可恨。禪則戒緩。而儒不堪務。于世無忤。而賢者斥之矣。此外浮泛憑棧。取潤餘沫。妄自尊大。欺已欺人。此孔門之優孟賊。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三。一曰。莊子隱戰國而放言。同時屈平王蠋。是致命者。魯仲連是避世遊放而旁出手眼者。孟子少隱壯遊。了其七篇。超然百二十歲。豈非夙願淑艾。而肥遯自由者哉。論事聽兩造。勿為一往兩末所誤也。石公生長太平。作縣受屈。而才俊難忍耳。其暗中莊禪之券乎。亦舉世庸人激之也。

太極自知其下
可學而化身爲
二卷六下八八
卦七七著其支
離何如也道下
余萬無一巧術
指若水免屋裡
扇後寧庸以府
箱爲械昧盈虛
若難怪立翻下
定此翁不微爲
人所狀那能乘
得神車後然墜
坑斷骨耳若問
掃棺轉輪之用
刺董得與之問
但請學易易不
欺人

德克符總炮

藥地愚者曰支離之爲易簡也。世目不見。天目亦不
見。反復其道。中理旁通。嗒然遠矣。火候沸止。乃作此
別。蚌指點耳。人間世之末後。突出支離其形。支離其
德。使接輿者。畫一圓光。有知莊生以掃轍轉輪之用。
閉此剝處。符與之關。而造此克寔。不可以己之虛符。
乎。王。駘。申。徒。嘉。叔。山。哀。駘。它。無。脈。甕。爰。以。一。支。離。而
化身者也。論語之儀封。途巷。荷蕢。接輿。皆孔子之化
身。支離互相酬唱。豈特此哉。揖讓。征誅。接履。負辰。采
薇。三黜。無非化身。其支離何如也。絕迹易。無行地難。

雲學子而神越
題曰人言翠鬼
爲戲筆是大不
失至有不善與
善而能作神鬼
涉江門一香鬼
英十里嶺中山
出遊是帝勅支
蕭形骸人不謀
咸淳宮中吹玉
正有知能充符
馬張顯之滿豐
鍾旭之出遊者
手
轉終武賊管能
供其軀佛骨自
可碎機於猶天
重復一百八復
爲印齒之形骸
所勝

故現兀者身以化跬步索塗之執彼不動步而周遊
天下將以何者爲轍環乎修武曰能外形骸以理自
勝猶常季之常也本無形骸神理之交敵敵不勝而
爲此摧山乾海之形容耳祇爲鄙夫田地肝膽殺爭
門戶角爪穀中塗炭斷埵覆車死人無數誰是野淵
乘雲屈伸尊足者乎孟桃師弟支離一場不過撻一
虞氏之敵展而從此登假矣黃石支離于圮橋之一
履所以驚古今運惟之手足嵩壁支離于葱嶺之一
履所以駭中分斷臂之脛肩天刑桎梏誦貴屢賤不
可甘歎無趾之語下也
碧落學人戴遠孝較

大宗師總炮

藥地愚者曰。天以生人。煉人乎。人以生人。自煉其天乎。往來動靜。好惡得失。凡相敵者。皆生人也。要且以魂魄之生。成緣督而條理之。由畏而盡心焉。由知而定志焉。屋漏之袞。鉞。邦家之應違。陽有刑賞。陰有鬼神。此四懼也。存亦樂。亡亦樂。以放而委生。成也。聚則有散。則無以氣而憑生。成也。立而不朽。沒則愈光。以名而輕生。成也。安時俟命。力不可為。以數而任生。成也。此四勝也。莊子本謂極物而止。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乃復嗷嗷生。成自廣耶。真知生來成去者。

日知曰。晉以莊子為上。韓以莊子為下。莊子之遺。其類奔之遺。謝安曰。萬味。一象安復覺。彭。中。神曰。駁。中。神曰。復。神。起少則曰。一。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史遷歎。賦之一生。如。下。送。日。無。聊。自。然。耳。欲。而。暫。快。德。隨。事。遷。亦。足。以。傲。愛。異。生。成。

矣。知不見而遣。放者亦戶結大。宗師此一真手。六人與萬世混。于當後原不作。此計較也。知道。疾勿言。茶。月寒口。弦歌聊。一彈。還隨法行法。隨處建立。度。掉沒交涉。若不。傳法度。琴生。畢。竟無有報恩者。吟。汗。掉沒交涉。不。兒。孫。無。料。巧。要。見。水。清。瓦。解。時。晚。料。掉。沒。文。說。此。話。人。人。會。透。便。是。宗。師。

耶形化心然亦原反之哀勝耶成心而師之不成乎
心而師之孰乘正而辨耶人有白刃可辟而富貴貧
賤之關不能過者富貴貧賤可輕而憎愛之關不能
過者可謂知生歟枯槁塊然至親陌路者可謂無
生歟縱脫橫行冥悍不顧者可謂生歟無生歟歟
舍之則勝空之則舍險之則空誘上懸崖耳以畏歟
而養生以外生而達生餓之而甘餓耳於是惶惶歟
曰木無生歟也無心而無無心可得之心又有何處
爲容受生歟之地乎倏忽覲覲耳關尹當關而解出
關之牛曰超生出歟如牛之翼何必如是而吹影如

耶奈地經時料
俾即與一筆落

氣何故說地無

記甚好宛賢護

短出前鼠出失

滿一總倫作寫

案所謂以括養

規正己素遊開

下之天反以相

天淺個實者

子竟杜宛枉

劉耶伯口人生

分外愁且說生

疾以解生疾場

龍友日吾身亦

天地之涕唾隨

地置之孫克成

日如不可求從

吾所心何有生

或可說張元長

是請問之天。天何言哉。天從何來。以何為天。知我其

天乎。無可奈何。而相與天之我之耳矣。大人曰。天無

先後時其時。當其當。明倫從類。各正性命。貞夫。生疾

好惡之一矣。元會朝夕。薪火竝傳。虫鼠牛馬。皆自古

以凶存。裁成盡職。蔑無所避。且宅所共。固如是也。以

刑為體。七層剝而樓寧。滑稽以明九轉。復而無始。忘

其坐忘。乃適還其歌哭。响隙鞭影。前邪後許。云爾。方

分內外。欲逃生疾。懸劍也乎哉。離人夸天。蔽天謾人。

躍治也乎哉。苗擢秀驕。沃瘠皆荒。途中剽矣。故日出

生疾者。生疾本也。執生疾不可出者。生疾本也。執生

大宗師

曰不忘講終此
語尋常但少人
聽不到之清整
晉公曰西子入
五湖雖平仲入
青城山他年亦
有皆是此與顧
仲安宴金粟歌
歌天有殊耶哉
安道曰冥外考
通開造泰景總
與樂尚真應爽
忘然立契字過
幾斤銀絃及去
湯若士曰鹿門
一草心不識詩
何真應者曰若
歌者矣

亥本無生歟者。生歟本也。非無此故而言不必言。萬
物皆備於我。去來皆備於今。善吾生。所以善吾歟。聖
人之編曲鼓琴也。聽民化之可也。聽民執之可也。生
歟本天地本矣。中告曰。慎獨未發。以炮其實。格物中
節。以炮其虛。秩序卽變化。變化卽秩序。所以炮無實
無虛之莽脫也。安川逞談詒之肆。以壞人耳之耕耘
乎。未知生焉知歟。正用以煉天下之生歟。藏天下於
天下。好不好也。一矣。僅乃汗出。知之猶無知也。女僂
若來。愚者變化其道。口歟。無不可道。卽不聞若歌。若
笑吾言爲邪。許之友以息稱。大宗師應帝王。邪許聲
大水聲

應帝王總炮

七篇開頭恐生
不後變如總是
一物惡木未死
變見業變以與
礙礙作胡胡楚
倪文正曰泥稅
全與全篇皆高
人之欲不巧於
高其于存志於
也相世培起蘇
斷于富場宮商
接之不愈于金
乎此帝王照胆
之境也鏡須燒
錢通空覽磨出
誰鳴兩器光時

辨地愚者曰。卽器是道。帝王相傳之鏡也。運器者天。姑舍器而密會通之。有以鏡鑄鏡。磨鏡之幾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爲公。公此寂感而已。敢問情田畜靈。本大一乎。大一何所本乎。吾恐衣王亦四問而四不知也。吾恐壺叔亦三遮而一逃也。天下之故。本自寂然。同患淡機。明藏于神。莫淡漠于日中。莫壙垠于天下。聖人物格。而以物佑神。知至而以知還。物經天下。以中邊四旋之圖書。度天下。以三達五達之道路。物物自旋自達。聖人何所事哉。無爲垂拱之。

合考觀圖處立
權將四同一登

歲。

坂口節慎在木
病之前服藥在
已病之後今要
寒熱而充服商
跌之為喉上所
之甘遂先開其
者日行所無事
郵倍者日無可
不可將駢騎也
不求聞達科用
且問炮藥何為
曰切須忌口
莫愁平地起千
峰即天竺奇難
催玉運以乾田
難水枯不於求
兩清如履

舞。卽命官。勤。疾。之。舜。要。不。出。於。漢。山。決。河。之。舜。也。大

同小廉時宜一致。且置博施之業。而揚其有而不與
之神。神于應而不藏之鏡耳。不見下篇之斗斛權衡
乎。一回盤錯。愈放神光。然後知斗斛權衡。乃大鏡中
不知不識之渾池髓也。七日半提。未免左袒。儻忽視
聽。食息心耕。中央之用。四奇統類。乘以周遊。一元午
會人。洽俱彰。此一元之日中。卽萬萬元之日中也。灌
漆園爲禮田。以此報德。

禮運曰。人情以爲田。禮畊之。義種之。學耨之。仁聚
之。樂安之。漆園播樂耳。卽此是灌

學人

錄